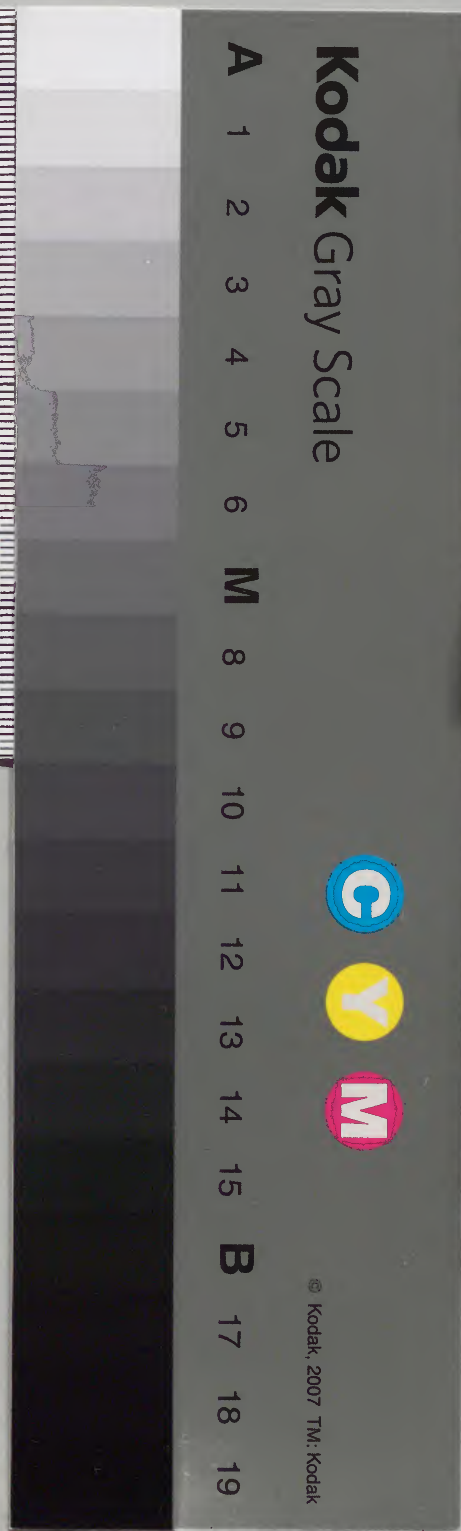


北齊書 紀一之八

内閣文庫
漢書
二一五
六の
六の
六の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150
冊數	6(1)
函號	280 64

280-64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萬曆戊子秋仲少司成

玉陽張先生來蒞南雍於時北齊書繕寫甫畢

先生遂總校讎之責凡再閱月中丞王公用汲

御史孫公鳴治黃公仁榮各舉贖鍰來助通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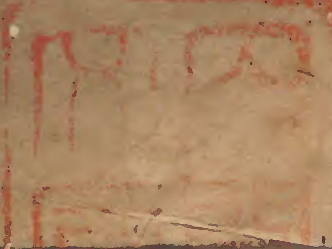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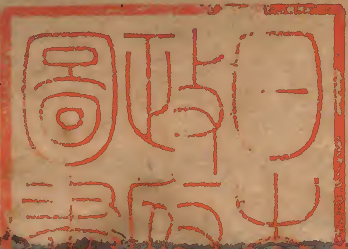
四十餘金遂復以付梓助教林君煥章日匡坐

廳事督諸梓人又再閱月而刻始竟余按北齊

書本出隋祕書監王邵史家稱其敘述務審實

抗詞不撓可謂良史其後李德林更創紀傳

稍益邵志為二十七卷開皇初續撰增為三十



萬曆

卷二十七

三

S20-085

八篇至唐貞觀中德林子百藥仍其舊錄復加
新緝演為五十卷齊史在當時所傳惟王李二
家而已王志劬披祖敬徵陸元規楊休之等諸
注記最廣同時又有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號
直筆然皆已湮沒無可攷見今所存獨百藥本
豈李最後出所紀較備故獨傳耶劉子玄頗訾
其意在文飾謬於是非如評伯翹而三說互異
紀襄成而二朝相錯大都美君懋而黜重規晁
氏讀書錄亦謂體例不一議者少之書多亡失

不完余復按次舊文繹覽詞義其間文或全同
北史或麤紀事蹟而復缺論贊或竝載世次而
不倫先後諸所漏闕不可縷數是知今世所不
獲見者不獨王邵諸史并百藥本亦謬刺非故
物矣以其謬刺而不純不該必非世之所好余
懼夫他日之復湮而為齊志矣故重加訂定以
續監本之剝落無令為全史之闕也刻成余識
其端如此已丑春三月朔日祭酒趙用賢題

分校監丞李衡

博士張廷相

唐應龍

助教趙怡

陳善行

學正宋述祖

陳王道

劉士望

學錄敖淳

視鑄典簿鄭子俊

北齊書目錄

凡五十卷

本紀八卷

傳五十卷

紀第一

北齊書一

神武上

紀第二

北齊書二

神武下

紀第三

北齊書三

萬曆十六年

北齊書目錄

八

文襄

紀第四

北齊書四

文宣

紀第五

北齊書五

廢帝

紀第六

北齊書六

孝昭

紀第七

北齊書七

武成

紀第八

北齊書八

後主

幼主

傳第一

北齊書九

神武婁后

文襄元后

文宣李后

孝昭元后

武成胡后

後主斛律后

胡后

穆后

傳第二

北齊書十

高祖十一王

永安簡平王浚

平陽靖翼王淹

彭城景思王浹

上黨剛肅王渙

襄城景王濟

任城王湝

高陽康穆王湜

博陵文簡王濟

華山王凝

馮翊王潤

漢陽王洽

傳第三

北齊書十一

文襄六王

河南康舒王孝瑜

廣寧王孝珩

河間王孝琬

蘭陵武王孝瓘

安德王延宗

漁陽王紹信

傳第四

北齊書十二

文宣四王

太原王紹德 范陽王紹義

西河王紹仁 隴西王紹廉

孝昭六王

樂陵王百年 始平王彥德

城陽王彥基 定陽王彥康

汝南王彥忠 汝南王彥理

武成十二王

南陽王綽 琅邪王儼

齊安王廓 北平王貞

高平王仁英 淮南王仁光

西河王仁幾 樂平王仁邕

潁川王仁儉 安陽王仁雅

丹陽王仁直 東海王仁謙

傳第五

北齊書十三

趙郡王琛 子獻 清河王岳 子勤

傳第六

北齊書十四

廣平公盛 陽州公永樂 弟長弼

襄樂王在潁國 上樂王思宗 子元海

平秦王歸彥 武興王普

長樂太守靈山 從兄伏護

傳第七 北齊書十五

竇泰 尉景

婁昭 子叡 庫狄干 字王文

韓軌 潘樂

傳第八 北齊書十六

段榮 子韶

傳第九 北齊書十七

斛律金 子光

傳第十 北齊書十八

孫騰 高隆之

司馬子如

傳第十一 北齊書十八

賀拔允 蔡儁

韓賢 尉長命

王懷 劉貴

任延敬 莫多婁貸文

高市貴

高市貴

庫狄綱洛

庫狄盛

薛孤延

張保洛

侯莫陳相

傳第十二

北齊書二十

張瓊

斛律羌舉

堯雄

宋顯

王則

慕容紹宗

薛循義

步大汗薩

傳第十三

北齊書二十一

高乾

弟昂

弟季式

封隆之

子子繪

傳第十四

北齊書二十二

李元忠

盧文偉

李義深

傳第十五

北齊書二十三

魏蘭根

崔陵 子瞻

傳第十六

北齊書二十四

孫搴

陳元康

高齊十六年刊

二百十一

杜弼

傳第十七

北齊書二十五

張纂

張亮

張耀

趙起

徐遠

王峻

王紘

傳第十八

北齊書二十六

薛琚

敬顯儁

平監

傳第十九

北齊書二十七

万俟普

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韋子粲

傳第二十

北齊書二十八

元坦

元斌

元孝友

元暉業

元弼

元韶

傳第二十一

北齊書二十九

李渾

子湛

渾弟繪

族子公緒

李璵

弟瑾
族弟曉

鄭述祖

子元德

傳第二十二

北齊書三十

崔暹

子達掣

高德政

崔昂

傳第二十三

北齊書三十一

王昕

弟暉

傳第二十四

北齊書三十二

陸法和

王琳

傳第二十五

北齊書三十三

蕭明

蕭祗

蕭退

蕭放

徐之才

傳第二十六

北齊書三十四

楊愔

燕子獻

宋欽道

鄭頤

傳第二十七

北齊書三十五

裴讓之

弟諷之

皇甫和

李構

張宴之

陸印

王松年

劉禕

傳第二十八

北齊書三十六

邢邵

傳第二十九

北齊書三十七

魏收

傳第三十

北齊書三十八

辛術

元文遙

趙彥深

傳第三十一

北齊書三十九

崔季舒

祖珽

傳第三十二

北齊書四十

尉瑾

馮子琮

赫連子悅

唐邕

白建

傳第三十三

北齊書四十一

暴顯

皮景和

鮮于世榮

綦連猛

萬曆十六年

七

九

一百天

元景安 獨孤永業

傅伏 高保寧

傳第三十四 北齊書四十二

陽斐 盧潛

崔劼 盧叔武

陽休之 袁聿修

傳第三十五 北齊書四十三

李稚廉 封述

許惇 羊烈

源彪

傳第三十六 北齊書四十四

儒林

李鉉 刁柔

馮偉 張買奴

劉軌思 鮑季詳

邢峙 劉晝

馬敬德 權會

張思伯 張雕

孫靈暉

傳第三十七

北齊書四十五

文苑

祖鴻勳

李膺

樊遜

劉述

荀士遜

顏之推

袁夔
朱才

韋道遜
荀仲舉

江旰
蕭慈

睦豫
古道子

傳第三十八

北齊書四十六

循吏

張華原

宋世良

弟世軌

郎基

孟業

崔伯謙

蘇瓊

房豹

路去病

傳第三十九

北齊書四十七

酷吏

邱玠

宋遊道

盧斐

畢義雲

傳第四十

北齊書四十八

外戚

趙猛

婁叡

尔朱文暢

鄭仲禮

李祖昇

元蠻

胡長仁

傳第四十一

北齊書四十九

方伎

由吾道榮

王泰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綦母懷文

張子信

馬嗣明

傳第四十二

北齊書五十

恩倖

郭秀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韓寶業

北齊書目錄終

帝紀第一

北齊書一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大明南京國子監祭酒趙用賢

司業張一桂同校

神武上

高祖神武皇帝姓高名歡字賀六渾渤海裔人也六世祖隱晉玄菟太守隱生慶慶生泰泰生湖二世仕慕容氏及慕容寶敗國亂湖率眾歸魏為右將軍湖生四子第三子謚仕魏位至侍

御史坐法徙居懷朔鎮謚生皇考樹性通率不
事家業住居白道南數有赤光紫氣之異隣人
以爲怪勸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非吉居之
自若及神武生而皇妣韓氏殂養於同產姊壻
鎮獄隊尉景家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
同鮮卑長而深沉有大度輕財重士爲豪俠所
宗自有精光長頭高顴齒白如玉少有人傑表
家貧及聘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爲隊主鎮
將遼西段長常竒神武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
不徒然便以子孫爲託及貴追贈長司空擢其
子寧用之神武自隊主轉爲函使嘗乘驛過建
興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絕若有神應者
每行道路往來無風塵之色又嘗夢履衆星而
行覺而內喜爲函使六年每至洛陽給令史麻
祥使祥嘗以肉啗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進
之祥以爲慢已答神武四十及自洛陽還傾產
以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
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

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長守邪自是乃有澄
清天下之志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
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爲奔走之友懷朔戶
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結劉貴嘗得一
白鷹與神武及尉景蔡儁子如賈顯智等獵於
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迴澤澤中有茆
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兔俱死神武
怒以鳴鏑射之狗斃屋中有二人出持神武襟
甚急其母兩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

家出甕中酒烹羊以飯客因自言善暗相遍捫
諸人皆貴而指麾俱由神武又曰子如歷位顯
顯智不善終飯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則本無
人居乃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孝昌元
年柔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神武乃與同志
從之醜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蔡儁圖之不果
而逃爲其騎所追文襄及魏永熙后皆幼武明
后於牛上抱負之文襄屢落牛神武彎弓將射
之以決去后呼榮求救賴榮遽下取之以免遂

奔葛榮又亡歸爾朱榮於秀容先是劉貴事榮
 盛言神武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故未之奇也
 貴乃為神武更衣復求見焉因隨榮之廐廐有
 惡馬榮命翦之神武乃不加羈絆而翦竟不蹄
 齧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武
 於牀下屏左右而訪時事神武曰聞公有馬十
 二谷色別為羣將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
 神武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
 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而

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
 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叅軍謀後
 從榮徙據并州抵揚州邑人龐蒼鷹止團焦中
 每從外歸主人遙聞行響動地蒼鷹毋數見團
 焦赤氣赫然屬天蒼鷹嘗夜欲入有青衣人拔
 刀叱曰何故觸王言訖不見始以為異密覘之
 唯見赤虵蟠牀上乃益驚異因殺牛分肉厚以
 相奉蒼鷹毋求以神武為義子及得志以其宅
 為第號為南宅雖門巷開廣堂宇崇麗其本所

住團焦以石堊塗之留而不毀至文宣時遂爲
宮旣而榮以神武爲親信都督于時魏明帝銜
鄭儼徐紇逼靈太后未敢制私使榮舉兵內向
榮以神武爲前鋒至上黨明帝又私詔停之及
帝暴崩榮遂入洛因將篡位神武諫恐不聽請
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孝莊帝立以定策勲封
銅鞮伯及爾朱榮擊葛榮令神武喻下賊別稱
王者七人後與行臺于暉破羊侃于泰山尋與
元天穆破邢杲于濟南累遷第三鎮人酋長常
在榮帳內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
皆稱爾朱兆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
主衆者唯爾朱暉耳因誡兆曰爾非其匹終當
爲其穿鼻乃以神武爲晉州刺史於是大聚歛
因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時州庫角無故
自鳴神武異之無幾而孝莊誅榮及爾朱兆自
晉陽將舉兵赴洛召神武神武使長史孫騰辭
以絳蜀汾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焉騰復命神
武曰兆舉兵犯上此大賊也吾不能久事之自

是始有圖兆計及兆入洛執莊帝以北神武聞
之大驚又使孫騰偽賀兆因密覘孝莊所在將
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冝執天子以
受惡名於海內兆不納殺帝而與朱世隆等
立長廣王曄改元建明封神武為平陽郡公及
費也頭紇豆陵步藩入秀容逼晉陽兆徵神武
神武將往負拔馬過兒請緩行以弊之神武乃
往逗遛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藩軍盛兆敗走
初孝莊之誅朱榮知其黨必有逆謀乃密敕
步藩令襲其後步藩既敗召等兵勢日盛兆又
請救於神武神武內圖兆復慮步藩後之難除
乃與兆悉力破之藩死深德神武誓為兄弟時
世隆度律彥伯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
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為暴天下苦之葛榮眾
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
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兆患之
問計於神武神武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冝選
王素腹心者私使統焉若有犯者直罪其帥則

所罪者寡。光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坐，請神武。神武拳歐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下，罔上請殺之。光以神武爲誠，遂以委焉。神武以光醉，恐醒後或致疑貳，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有款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梗楊驛子。願厠左右訪之，則以力聞。常於并州市搯殺人者，乃署爲親信都督。兵士素惡光，而樂神武，於是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光以并肆頻歲霜旱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徒汚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而處分之。光從其議，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擾擾，人懷異望，況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將不可爲。光曰：香火重誓，何所慮也？紹宗曰：親兄弟尚爾難信，何論香火時？光左右已受神武金，因譖紹宗與神武舊有隙。光乃禁紹宗，而催神武發。神武乃自晉陽出，滏口路逢介休朱榮妻，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

馬三百匹盡奪易之。兆聞乃釋紹宗而問焉。紹宗曰：猶掌握中物也。於是自追神武至襄垣會漳水，暴長橋壞。神武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自來賜追。今渡河而死，不辭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渡，與神武坐幕下陳謝。遂授刀，引頭使神武斫已。神武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賀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今旁人構問至此，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投刀於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為兄弟。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神武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饑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崛起，則為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勁健而兇狡，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又召神武。神武將上馬詣之，孫騰牽衣乃止。兆隔水肆罵，馳還晉陽。兆心腹念賢，領降戶家累，別為營。神武偽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之以殺其從者。從者盡散，於是士衆咸悅，倍願附從。初，魏真君中，內學者奏言：上黨有天子。

氣云在壺關大玉山武帝於是南巡以厭當之
累石爲三封斬其北鳳皇山以毀其形後上黨
人居晉陽者號上黨坊神武實居之及是行舍
大玉山六旬而進將出隘口倍加約束纖毫之
物不聽侵犯將過麥地神武輒步牽馬遠近聞
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遂前行屯
鄴求糧相州刺史劉誕誕不供有軍營租米神
武自取之魏普泰元年二月神武軍次信都高
乾封隆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是月介朱度律
廢元畢而立節閔帝欲羈縻神武三月乃白節
閔帝封神武爲渤海王徵使入覲神武辭四月
癸巳又加授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酋長龐蒼
鷹自太原來奔神武以爲行臺郎尋以爲安州
刺史神武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侵掠百姓歸
心乃詐爲書言介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
部曲衆皆愁怨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
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爲請留五日如此者再
神武親送之郊雪涕執別人皆號慟哭聲動地

神武乃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
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
配國人又當死柰何衆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
是急計須推一人爲主衆願奉神武神武曰爾
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
灰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
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爲取笑天下
衆皆頓顙死生唯命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推
牛饗士喻以討余朱之意封隆之進曰千載一

時普天幸甚神武曰討賊大順也拯時大業也
吾雖不武以死繼之何敢讓焉六月庚子建義
於信都尚未顯背余朱氏及李元忠與高乾平
殷州斬余朱羽生首來謁神武撫膺曰今日反
決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是時兵威旣振乃
抗表罪狀余朱氏世隆等祕表不通八月余朱
兆攻陷殷州李元忠來奔孫騰以爲朝廷隔絕
不權立天子則衆望無所係十月壬寅奉章武
王融子渤海太守朗爲皇帝年號中興是爲廢

帝時度律仲遠軍次洛陽介朱兆會之神武用
 竇泰策縱反問度律仲遠不戰而還神武乃敗
 兆於廣阿十一月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
 守神武起土山為地道往往建大柱一時焚之
 城陷入地麻祥時為湯陰令神武呼之曰麻都
 祥慙而逃永熙元年正月壬午拔鄴城據之廢
 帝進神武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是時青州
 建義大都督崔靈珍大都督耿翔皆遣使歸附
 行汾州軍事劉貴棄城來降閏三月介朱天光

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都同
 會鄴眾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
 業為大行臺摠督焉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出
 頓紫陌時馬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眾寡不
 敵乃於韓陵為圓陣連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
 士皆有死志四面赴擊之介朱兆責神武以背
 已神武曰本戮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兆曰
 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神武曰我昔日親聞
 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

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大破之公朱
兆對慕容紹宗叩心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將
輕走紹宗及旗鳴角收聚散卒成軍容而西上
高季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岡與兆遇高昂望
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還血滿袖斛
斯椿倍道先據河橋初普泰元年十月歲星熒
惑鎮星太白聚於紫參色甚明太史占云當有
王者興是時神武起於信都至是而破兆等四
月斛斯椿執天光度律送洛陽長孫承業遣都
督賈顯智張歡入洛陽執世隆彥伯斬之兆奔
荊州仲遠奔梁州遂死焉時凶蠹既除朝廷慶
悅初未戰之前月章武人張紹夜中忽被數騎
將踰城至一大將軍前敕紹爲軍導向鄴云佐
受命者除殘賊紹迴視之兵不可測整疾無聲將
至鄴乃放焉及戰之日介朱氏軍人見陣外士
馬四合蓋神助也旣而神武至洛陽廢節閔及
中興主而立孝武孝武旣即位授神武大丞相
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增封并前十

五萬戶神武辭天柱減戶五萬壬辰還鄴魏帝
餞於乾脯山執手而別七月壬寅神武帥師北
伐尔朱兆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賀拔勝賈顯
智等往事尔朱普皆反噬今在京師寵任必構
禍隙神武深以為然乃歸天光度律於京師斬
之遂自滏口入尔朱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并
州平神武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
焉尔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抄神武
揚聲討之師出止者數四兆意怠神武揣其歲

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
百里神武以大軍繼之二年正月竇泰奄至尔
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惶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
於赤洪嶺兆自縊神武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
以尔朱榮妻子及餘眾自保馬突城降神武以
義故待之甚厚神武之入洛也尔朱仲遠部下
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歸命神武以其助亂
且數反覆皆斬之斛斯椿由是内不自安乃與
南陽王寶炬及武衛將軍元毗魏光祿王思政

構神武於魏帝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敕大不敬故魏帝心貳於賀拔岳初孝明之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謠言曰銅拔打鐵拔元家世將末好事者以二拔謂拓拔賀拔言俱將衰敗之兆時司空高乾密啓神武言魏帝之貳神武封呈魏帝殺之又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密勅長樂太守龐蒼鷹令殺其弟昂昂先聞其兇死以稍刺柱伏壯士執紹業於路得敕書於袍領來奔神武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遽使以白武幡勞其家屬時乾次第慎在光州爲政嚴猛又縱部下取納魏帝使代之慎聞難將奔梁其屬曰公家勲重必不兄弟相及乃弊衣推鹿車歸渤海逢使者亦來奔於是魏帝與神武隙矣阿至羅虜正光以前常稱藩自魏朝多事皆叛神武遣使招納便附款先是詔以寇賊平罷行臺至是以殊俗歸降復授神武大行臺隨機處分神武常賚其粟帛議者以爲徒費無益神武不從撫慰如初其酋帥吐陳等感恩皆從指麾救

北齊書一
曹泥取万俟受洛干大收其用河西費也頭虜
紇豆陵伊利居苦池河恃險擁衆神武遣長史
侯景屢招不從

甲寅五月廿日一見

林學

北齊書一

帝紀第二

北齊書二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神武下

天平元年正月壬辰神武西伐費也頭虜紇豆
陵伊利於河西滅之遷其部於河東二月永寧
寺九層浮圖災既而人有從東萊至云及海上
人咸見之於海中俄而霧起乃滅說者以爲天
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飛入東海渤海應
矣魏帝既有異圖時侍中封隆之與孫騰私言

隆之喪妻魏帝欲妻以妹騰亦未之信心害隆
之泄其言於斛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孫騰帶仗
入省擅殺御史並亡來奔稱魏帝擿舍人梁續
於前光祿少卿元子幹攘臂擊之謂騰曰語爾
高王元家兒拳正如此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
魏帝於是以斛斯椿兼領軍分置督將及河南
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鷲在徐州神武使郎珍奪
其管籥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皆神武
同義魏帝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中尉
蔡儁察儁罪以開府賈顯智爲濟州儁拒之魏
帝逾怒五月下詔云將征句吳發河南諸州兵
增宿衛守河橋六月丁巳魏帝密詔神武曰宇
文黑獺自平破秦隴多求非分脫有變詐事資
經略但表啓未全背戾進討事涉怱怱遂召羣
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內外戒嚴一則防
黑獺不虞一則可威吳楚時魏帝將伐神武神武部
署將帥帝慮疑故有此詔神武乃表曰荊州綰接
蠻方密邇畿服關隴恃遠將有逆圖臣今潛勒

兵馬三萬擬從河東而渡又遣恒州刺史庫狄
干瀛州刺史郭瓊汾州刺史斛律金前武衛將
軍彭樂擬兵四萬從來違津渡遣領軍將軍婁
昭相州刺史竇泰前瀛州刺史堯雄并州刺史
高隆之擬兵五萬以討荊州遣冀州刺史尉景
前冀州刺史高敖曹濟州刺史蔡儁前侍中封
隆之擬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
所部伏聽處分魏帝知覺其變乃出神武表命
羣官議之欲止神武諸軍神武乃集在州僚佐
令其博議還以表聞仍以信誓自明忠款曰臣
爲嬖佞所間陛下一旦賜疑令猖狂之罪爾朱
時計臣若不盡誠竭節敢負陛下則使身受天
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
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辛未帝復錄在京文武
議意以荅神武使舍人溫子昇草勅子昇遂巡
未敢作帝據胡牀拔劍作色子昇乃爲勅曰前
持心血遂以示王深冀彼此共相體悉而不良
之徒坐生間貳近孫騰倉卒向彼致使聞者疑

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蔡儁具申朕懷今得王
啓言誓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解以朕眇身遇
王武略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
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
及子孫還如王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慮宇
丈爲亂賀拔勝應之故纂嚴欲與王俱爲聲援
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觀其所爲更無異迹賀拔
在南開拓邊境爲國立功念無可責君若欲分
謗何以爲辭東南不賓爲日已久先朝已來置
之度外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旣
闇昧不知佞人是誰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如
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王無事
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
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勲人豈
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逃走
不罪不送誰不怪王騰旣爲禍始曾無愧懼王
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啓圖西去而
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

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守誠不貳
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
王脫信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
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
或謂實可若爲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
王殺幽辱齏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旣以德見推
以義見舉一朝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
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踈到此古語
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
旣親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拊膺不覺欷歔初
神武自京師將北以爲洛陽久經喪亂王氣衰
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狹不如鄴請遷都魏
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爲永永之基經營制度至
世宗乃畢王旣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神武
奉詔至是復謀焉遣三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
濟州兵於白溝虜船不聽向洛諸州和糴粟運
入鄴城魏帝又敕神武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絕
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

粟追濟州之軍令蔡雋受代使邸珍出徐止戈
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
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
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
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為社稷宗廟出萬死之
策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為山止簣相為惜之魏
帝時以任祥為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祥棄官
走至河北據郡待神武魏帝乃敕文武官北來
者任去留下詔罪狀神武為北伐經營神武亦
勒兵宣告曰孤遇公朱擅權舉大義於四海奉
戴主上義貫幽明橫為斛斯椿讒構以誠節為
逆首昔趙鞅興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
邁誅椿而已以高昂為前鋒曰若用司空言豈
有今日之舉司馬子如荅神武曰本欲立小者
正為此耳魏帝徵兵關右召賀拔勝赴行在所
遣大行臺長孫承業大都督潁川王斌之斛斯
椿共鎮武牢汝陽王暹鎮石濟行臺長孫子彥
帥前恒農太守元洪略鎮陝賈顯智率豫州刺

史斛斯元壽伐蔡信神武使竇泰與左廂大都督莫多婁貸又逆顯智韓賢逆暹元壽軍降秦貸文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引軍退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魏帝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於軍降紹死之七月魏帝躬率大衆屯河橋神武至河北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款魏帝不報神武乃引軍渡河魏帝問計於羣臣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決而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睦斌之棄椿徑還給帝云神武兵至即日魏帝西幸長安巳酉神武入洛陽停於永寧寺八月甲寅召集百官謂曰為臣奉主任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隨緩則耽寵爭榮急便委之逃竄臣節安在遂收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尚書左僕射辛雄兼吏部尚書崔孝芬都官尚書劉欽兼度支尚書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並殺之誅其貳也士弼籍沒家口神武以萬機不可曠廢乃與百僚議以清河王亶為大

司馬居尚書下舍而承制決事焉王稱警蹕神武醜之神武尋至恒農遂西尅潼關執毛洪賔進軍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降神武退舍河東命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庫狄溫守封陵於蒲津西岸築城守華州以薛紹宗爲刺史高昂行豫州事神武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啓魏帝皆不荅九月庚寅神武還於洛陽乃遣僧道榮奉表關中又不荅乃集百僚沙門耆老議所推立以爲自孝昌喪亂國統中絕木主靡依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爲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議定白清河王王曰天子無父苟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爲孝靜帝魏於是始分爲二神武以孝武旣西恐逼嶠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乃議遷鄴護軍祖榮贊焉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神武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先是童謠曰可憐青

崔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好事者竊言崔子謂魏帝清河王子鸚鵡謂神武也初孝昌中山胡劉蠡升自稱天子年號神嘉居雲陽谷西土歲被其寇謂之胡荒

二年正月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擁眾內屬神武迎納之壬戌神武襲擊劉蠡升大破之己巳魏帝褒詔以神武爲相國假黃鉞劔履上殿入朝不趨神武固辭三月神武欲以女妻蠡升太子候其不設備辛酉潛師襲之其北部王斬蠡升首以送其衆復立其子南海王神武進擊之又獲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公卿已下四百餘人胡魏五萬戶壬申神武朝于鄴四月神武請給遷人廩各有差九月甲寅神武以州郡縣官多乖法請出使問人疾苦三年正月甲子神武帥庫狄干等萬騎襲西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稍爲梯夜入其城禽其刺史費也頭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以鎮守遷其部落五千戶以歸西魏靈

州刺史曹泥與其壻涼州刺史劉豐遣使請內屬周文圍泥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神武命阿至羅發騎三萬徑度靈州繞出西軍後獲馬五十匹西師乃退神武率騎迎泥豐生拔其遺戶五千以歸復泥官爵魏帝詔加神武九錫固讓乃止二月神武令阿至羅逼西魏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撥神武以衆應之三月甲午普撥與其子太宰受洛干幽州刺史叱干寶樂右衛將軍破六韓常及督將三百餘人擁部來降八月丁亥神武請均斗尺班於天下九月辛亥汾州胡王迺觸曹貳龍聚衆反署立百官年號平都神武討平之十二月丁丑神武自晉陽西討遣兼僕射行臺汝陽王暹司徒高昂等趣上洛大都督竇泰入自潼關

四年正月癸丑竇泰軍敗自殺神武次蒲津以冰薄不得赴救乃班師高昂攻尅上洛四月乙酉神武以并肆汾建晉東雍南汾秦陝九州霜旱人饑流散請所在開倉賑給六月壬申神武

如天池獲瑞石隱起成文曰六王三川十一月
壬辰神武西討自蒲津濟衆二十萬周文軍於
沙苑神武以地阨少却西人鼓譟而進軍大亂
棄器甲十有八萬神武跨橐駝就船以歸
元象元年三月辛酉神武固請解丞相魏帝許
之四月庚寅神武朝于鄴壬辰還晉陽請開酒
禁并賑恤宿衛武官七月壬午行臺侯景司徒
高昂圍西魏將獨孤信於金墉西魏帝及周文
並來赴救大都督庫狄干帥諸將前驅神武摠
衆繼進八月辛卯戰於河陰大破西魏軍俘獲
數萬司徒高昂大都督李猛宗顯死之西師之
敗獨孤信先入關周文留其都督長孫子彥守
金墉遂燒營以遁神武遣兵追奔至嶠不及而
還初神武知西師來侵自晉陽帥衆馳赴至孟
津未濟而軍有勝負旣而神武渡河子彥亦棄
城走神武遂毀金墉而還十一月庚午神武朝
於京師十二月壬辰還晉陽
興和元年七月丁丑魏帝進神武爲相國錄尚

書事固讓乃止十一月乙丑神武以新宮成朝
於鄴魏帝與神武讌射神武降階稱賀又辭渤海王及都督中外諸軍事詔不許十二月戊戌
神武還晉陽

二年十二月阿至羅別部遣使請降神武帥眾
迎之出武州塞不見大獵而還

三年五月神武巡北境使使與蠕蠕通和

四年五月辛巳神武朝鄴請令百官每月面敷
政事明揚側陋納諫屏邪親理獄訟褒黜勤怠
牧守有愆節級相坐椒掖之內進御以序後園

鷹犬悉皆棄之六月甲辰神武還晉陽九月神

武西征十月巳亥圍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於
王壁城欲以致敵西師不敢出十二月癸未神

武以大雪士卒多死乃班師

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

西叛二月壬辰周文率眾援高慎圍河橋南城

戊申神武大敗之於邙山擒西魏督將巳下四
百餘人俘斬六萬計是時軍士有盜殺驢者軍

令應死神武弗殺將至并州決之明日復戰奔西軍告神武所在西師盡銳來攻衆潰神武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神武與蒼頭馮文洛扶上俱走從者步騎六七十人追騎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去矣興慶腰邊百箭足殺百人神武勉之曰事濟以爾爲懷州若死則用爾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兄許之興慶鬪矢盡而死西魏太師賀拔勝以十三騎逐神武河州刺史劉洪徽射中其二勝稍將中神武段孝先橫射勝馬殪遂免豫洛二州平神武使劉豐追奔拓地至弘農而還七月神武貽周文書責以殺孝武之罪八月辛未魏帝詔神武爲相國錄尚書事大行臺餘如故固辭乃止是月神武命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戍東至土塏四十日罷十二月己卯神武朝京師庚辰還晉陽

二年三月癸巳神武巡行冀定二州因朝京師以冬春亢旱請蠲懸責賑窮乏宥死罪以下又請授老人板職各有差四月景辰神武還晉陽

十一月神武討山胡破平之俘獲一萬餘戶分配諸州

三年正月甲午開府儀同三司爾朱文暢開府司馬任胄都督鄭仲禮中府主簿李世林前開府參軍房子遠等謀賊神武因十五日夜打簇懷刃而入其黨薛季孝以告並伏誅丁未神武請於并州置晉陽宮以處配口三月乙未神武朝鄴丙午還晉陽十月丁卯神武上言幽安定三州北接奚蠕蠕請於險要修立城戍以防之躬自臨履莫不嚴固乙未神武請釋部山俘桎梏配以民間寡婦

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殿中將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氣為客不利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軍神武不從自東西魏構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螳陣鬪占者以為黃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間以此候勝負是時黃螳盡死九月神武圍玉壁以挑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

韋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鐵面神武使无盜射之
每中其目用李業興孤虛術萃其北北天險也
乃起土山鑿十道又於東面鑿二十一道以攻
之城中無水汲於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畢孝
寬奪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死者七萬人聚
爲一冢有星墜於神武營衆驢並鳴士皆设懼
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興疾班師庚戌遣太原
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至晉陽有惡鳥集亭
樹世子使斛律光射殺之己卯神武以無功表
解都督中外諸軍事魏帝優詔許焉是時西魏
言神武中弩神武聞之乃勉坐見諸貴使斛律
金作勅勤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侯景素輕
世子嘗謂司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異王無
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至是世
子爲神武書召景景先與神武約得書書背微
點乃來書至無點景不至又聞神武疾遂擁兵
自固神武謂世子曰我雖疾爾面更有餘憂色
何也世子未對又問曰豈非憂侯景叛邪曰然

神武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拔扈志顧我能蓄養豈爲汝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勅勒老公並性適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賀拔焉過兒樸實無罪過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借之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少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以經略

五年正月朔日蝕神武曰日蝕其爲我耶死亦何恨丙午陳啓於魏帝是日崩於晉陽時年五十二祕不發喪六月壬午魏帝於東堂舉哀三日制總衰詔凶禮依漢大將軍霍光東平王蒼故事贈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紱輜輶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輕車介士兼備九錫殊禮謚獻武王八月甲申葬於鄴西北漳水之西魏帝臨送於紫陌天保初追崇爲獻武帝廟號太祖陵曰義平天統元年

士彙 卷二
改謚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國大略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之統馭軍衆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聽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護勲舊性周給每有文教常殷勤欵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授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於廝養有虛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亡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居家如官仁恕愛士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魯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擒並蒙恩宥置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効力至南威梁國北懷蠕蠕吐谷渾阿至羅咸所招納獲其力用規略遠矣

北齊書卷二

五月廿日夜一見

卷二

帝紀第三

北齊書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文襄

世宗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惠神武長子也母曰婁太后生而岐嶷神武異之魏中興元年立為渤海王世子就杜詢講學敏悟過人詢甚歎服二年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尚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時年十二神情雋爽便若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失辨折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策

高齊十六年刊

三九十一

皆預之。天平元年，加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三年，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畿大都督。時人雖聞器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略嚴明，事無疑滯。於是朝野振肅。大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爲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爲賓客。每山園游燕，必見招携。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爲娛適。興和二年，加大將軍，領中書監，仍攝吏部尚書。自正光已後，天下多事，在任羣官。廉絜者寡，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爲御史中尉，糾劾權豪，無所縱捨。於是風俗更始，私枉路絕。乃榜於街衢，具論經國政術，仍開直言之路。有論事上書苦言切至者，皆優容之。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討，不豫。班師，文襄馳赴軍所侍衛。還晉陽。五年正月，景午，神武崩，祕不發喪。辛亥，司徒侯景據河南，反。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

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
等遣司空韓軌率眾討之夏四月壬申文襄朝
于鄴六月己巳韓軌等自潁州班師丁丑文襄
還晉陽乃發喪告喻文武陳神武遺志七月戊
戌魏帝詔以文襄爲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
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渤海王文襄啓辭位願
停王爵壬寅魏帝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遣中
使敦喻八月戊辰文襄啓申神武遺令請減國
邑分封將督各有差幸未朝鄴固辭丞相魏帝
詔曰旣朝野攸憑安危所繫不得令遂本懷須
有權奪可復前大將軍餘如故議者咸云侯景
猶有北望之心但信命不至耳又景將蔡遵道
北歸稱景有悔過之心王以爲信然謂可誘而
致乃遺景書曰先王與司徒契闊夷險孤子相
依偏所眷屬義貫終始情存歲寒待爲國士者
乃立漆身之節饋以一殮者便致扶輪之効况
其重於此乎常以故舊之義欲將子孫相託方
爲秦晉之匹共成劉范之親况聞負杖行歌便

以狼顧反噬不蹈忠臣之路便陷叛人之地方
不足以自彊勢不足以自保率烏合之衆爲累
卵之危西取救于牛文南請援於蕭氏以狐疑
之心爲首鼠之事入秦則秦人不容歸吳則吳
人不信當是不逞之人曲爲無端之說遂懷市
虎之疑乃致投杼之惑比來舉止事已可見人
相疑誤想自覺知闔門大小悉在司寇意謂李
氏未滅猶言少卿可友孤子無狀招禍丁天酷
罰但禮由權奪志在忘私聊遣偏裨前驅致討
南兗揚州應時剋復即欲乘機席卷縣瓠屬以
炎暑欲爲後圖且令還師待時更舉今寒膠向
折白露將團方憑國靈龔行天罰器械精新士
馬彊盛內外感恩上下戮力三令五申可赴湯
火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勢如沃雪事等注熒
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轉禍爲福寧人負我不
我負人當開從善之途使有改迷之路若能卷
甲來朝垂橐還闕者即當授豫州必使終君身
世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進得保其祿位退則不

喪功名今主思政等皆孤軍偏將遠來深入然其性命在君掌握脫能刺之想有餘力即相加授永保疆場君門眷屬可以無患寵妻愛子亦送相還仍爲通家共成親好君今不能東封函谷南面稱孤受制於人威名頓盡得地不欲自守聚衆不以爲疆空使身有背叛之名家有惡逆之禍覆宗絕嗣自貽伊戚戴天履地能無愧乎孤子今日不應遣此但見蔡遵道云司徒本無西歸之心深有悔過之意未知此語爲虛爲實吉凶之理想自圖之景報書曰僕鄉一布衣本乖藝用出身爲國繇歷一紀犯危履難豈避風霜遂得富貴當年榮華身世一旦舉旗旆援鼓桴北面相抗者何哉寔以畏懼危亡恐招禍害故耳往年之暮尊王邁疾神不祐善祈禱莫廖遂使嬖倖弄權心腹離貳妻子在宅無事見圍及迴歸長社希自陳狀簡書未遣斧鉞已臨旣旌旗相對咫尺不遠飛書每奏冀申鄙情而羣帥恃雄眇然弗顧運戟推鋒專欲屠滅掘圍

堰水僅存三版舉目相看命縣漏刻不忍死亾
出戰城下拘秦送地豈樂爲之禽獸惡死人倫
好生僕實不辜相莊何罪且尊王平昔見與比
肩戮力同心共獎帝室雖復權勢參差寒暑小
異丞相司徒鴈行而已福祿官榮自是天爵勞
而後授理不相干欲求吞炭何其謬也然竊人
之財猶謂之盜祿去公室抑謂不取今魏德雖
衰天命未改拜恩私第何足關言賜噉不能東
封函谷受制於人當似教僕賢祭仲而哀季氏

無主之國在禮未聞動而不法將何以訓竊以
分財養幼事歸令終舍宅存孤誰云隙末復言
僕衆不足以自彊身危如累卵然億兆夷人卒
降十亂紂之百克終自無後潁川之戰即是殷
監輕重由人非鼎在德苟能忠信雖弱必彊殷
憂啓聖處危何苦况今梁道邕熙招攜以禮被
我虎文縻之好爵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掃氛
穢以拯黎元東羈甌越西道汧隴吳越悍勁帶
甲千羣秦兵冀馬控弦十萬大風一振枯幹必

摧凝霜斃落秋蒂自殞此而爲弱何足稱雄又
見誣兩端受疑二國斟酌物情一何大甚昔陳
平背楚歸漢則疆百里出虞入秦斯霸蓋昏明
由主用舍在人奉禮而行神其吐邪書稱士馬
精新尅日齊舉誇張形勢必欲相滅切以寒膠
白露節候乃同秋風揚塵馬首何異徒知北方
之力爭未識西南之合從苟欲徇意於前途不
覺坑穽在其側去危就安今歸正朔轉禍爲福
已脫網羅彼當嗤僕之過迷此亦笑君之晦昧
今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虎齊奮尅復中原荆襄
廣潁已屬關右項城縣瓠亦奉江南幸自取之
何勞見援然權變非一理有萬塗爲君計者莫
若割地兩和三分鼎峙燕衛趙晉足相俸祿齊
曹宋魯悉歸大梁使僕得輸力南朝北敦姻好
束帛自行戎車不駕僕立當世之功君卒父禰
之業各保疆壘聽享歲時百姓又寧四人安堵
孰若驅農夫於壟畝抗勅敵於三方避干戈於
首尾當鋒鏑於心腹縱太公爲將不能獲存歸

之高明何以克濟來書曰妻子老幼悉在司寇
以此見要庶其可反當是見疑褊心未識大趣
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
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救
之無損復加阮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遵道所
說頗亦非虛故重陳辭更論欵曲昔與盟主事
等琴瑟讒人間之翻爲讎敵撫弦搨矢不覺傷
懷裂帛還書其何能述王尋覽書問誰爲作或
曰其行臺郎王偉王曰偉才如此何因不使我
知王欲間景於梁又與景書而謬其辭云本使
景陽叛欲與圖西西人知之故景更與圖南爲
事漏其書於梁梁人亦不之信壬申東魏主與
王獵於鄴東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
伐從後呼曰天子莫走馬大將軍怒王嘗侍飲
舉大觴曰臣澄勸陛下酒東魏主不悅曰自古
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如此生王怒曰朕朕狗
脚朕使崔季舒毆之三拳奮衣而出尋遣季舒
入謝東魏主賜季舒綵季舒未敢即受啓之於

王王使取一段東魏主以四百匹與之曰亦一段耳東魏主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因流涕三月辛亥王南臨黎陽濟於虎牢自洛陽從太行而反晉陽於路遺書百僚以相戒厲朝野承風莫不震肅又令朝臣牧宰各舉賢良及驍武膽略堪守邊城務得其才不拘職業六月王巡北邊城戍賑賜有差七月王還晉陽辛卯王遇盜而殂時年二十九葬于峻成陵齊受禪

追謚爲文襄皇帝廟號世宗時有童謠曰百人高竿摧折水底燃燈燈滅識者以爲王將殂之兆也數日前崔季舒無故於北宮門外諸貴之前誦鮑明遠詩曰將軍旣下世部曲亦罕存聲甚淒斷淚不能已見者莫不怪之初梁將蘭欽于京爲東魏所虜王命以配厨欽請贖之王不許京再訴王使監厨蒼頭薛豐洛杖之曰更訴當殺爾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時王居北城東栢堂莅政以寵琅邪公主欲其來往無所避忌

所有侍衛皆出於外太史啓言宰輔星甚微變
不出一月王曰小人新杖之故嚇我耳將欲受
禪與陳元康崔季舒等屏斥左右署擬百官京
將進食王却謂諸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宜殺
却京聞之寘刀於盤冒言進食王怒曰我未索
食爾何遽來京揮刀曰來將殺汝王自投傷足
入于床下賊黨去床因而見殺先是訛言曰軟
脫帽床底喘其言應矣時太原公汧在城東雙
堂入而討賊斃割京等皆漆其頭祕不發喪徐
出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

臣等詳文襄紀其首與北史同而末多出於東
魏孝靜紀其間與侯景往復書見梁書景傳其
所序列尤無倫次蓋雜取之以成此書非正史
也

土列序三

甲寅五月二十一日見

林學

洪政

帝紀第三

北齊書三

帝紀第四

北齊書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文宣

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高祖第二子世宗之母弟后初孕每夜有赤光照室后私嘗怪之初高祖之歸介朱榮時經危亂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帝時尚未能言欬然應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驚而不敢言鱗身重踝不好戲弄深沉有大度晉陽有沙門乍愚乍智時

萬曆十六年刊

上齊書已口

三書

人不測呼為阿禿師帝曾與諸童共見之歷問
祿位至帝舉手再三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見者
異之高祖嘗試觀諸子意識各使治亂絲帝獨
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高祖是之又各配兵四
出而使彭樂率甲騎偽攻之世宗等怖撓帝乃
勒衆與彭樂敵樂免胄言情猶擒之以獻後從
世宗行過遼陽山獨見天門開餘人無見者內
雖明敏貌若不足世宗每嘆之云此人亦得富
貴相法亦何由可解唯高祖異之謂薛琰曰此
兒意識過吾幼時師事范陽盧景裕默識過人
景裕不能測也天平二年授散騎常侍驃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祿大夫太原郡開國公武
定元年加侍中二年轉尚書左僕射領軍將軍
五年授尚書令中書監京畿大都督武定七年
八月世宗遇害事出倉卒內外震駭帝神色不
變指揮部分自斲斬羣賊而漆其頭徐宣言曰
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當時內外莫不驚
異焉乃赴晉陽親揔庶政務從寬厚事有不便

者咸蠲省焉冬十月癸未朔以咸陽王坦爲太
傅潘相樂爲司空十一月戊午吐谷渾國遣使
朝貢梁齊州刺史茅靈斌德州刺史劉領隊南
豫州刺史皇甫春等竝以州內屬十二月巳酉
以并州刺史彭樂爲司徒太保賀拔仁爲并州
刺史八年春正月庚申梁楚州刺史宋安顧以
州內屬辛酉魏帝爲世宗舉哀於東堂梁定州
刺史田聰能洪州刺史張顯等以州內屬戊辰
魏詔進帝位使持節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錄
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食邑一萬戶甲戌地豆
千國遣使朝貢二月辛酉又進封齊王食冀州
之渤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
萬戶自居晉陽寢室夜有光如晝旣爲王夢人
以筆點巳額旦日告館客王曇哲曰吾其退乎
曇哲再拜賀曰王上加點便成主字乃當進也
夏五月辛亥帝如鄴甲寅進相國摠百揆以冀
州之渤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高陽章
武定州之中山常山博陵十郡邑二十萬戶加

九錫殊禮齊王如故魏帝遣兼太尉彭城王韶
司空潘相樂冊命曰於戲敬聽朕命夫唯天爲
大列畧宿而垂象謂地蓋厚疏川岳以阜物所
以四時代序萬類駢羅庶品得性羣形不天然
則皇王統曆深視高居拱默垂衣寄成師相此
則夏伯殷尹竭其股肱周成漢昭無爲而治項
者天下多難國命如旒則我建國之業將墜於
地齊獻武王奮迅風雲大濟艱危爰翼朕躬國
爲再造經營庶土以至勤憂及文襄承構愈廣
前業康邦夷難道格穹蒼王縱德應期千齡一
出惟幾惟深乃神乃聖大崇霸德寔廣相猷雖
冥功妙實貌絕言象標聲示迹典禮宜宣今申
後命其敬虛受王搏風初舉建旗上地庇民立
政時雨滂流下識薰恥仁加水陸移風易俗自
齊變魯此王之功也仍攝天臺摠參戎律策出
若神威行朔土引弓竄跡松塞無煙此又王之
功也逮光統前緒持衡匡合華戎混一風海調
夷日月光華天地清晏聲接響隨無思不偃此

又王之功也。逖矣炎方，逋違正朔，懷文曜武，授
略申規，淮楚連城，濯然桑落，此又王之功也。關
峴衿帶，跨躡蕭條，腸胃之地，岳立鷗跼，偏師纔
指，渙同冰散，此又王之功也。晉熙之所險，薄江
雷迴，隔聲教，迷方未改，命將鞠旅，覆其巢穴，威
略風騰，傾懾南海，此又王之功也。羣蠻跋扈，世
絕南疆，搖蕩邊垂，亟爲塵梗，懷德畏威，向風請
順，傾陬盡落，其至如雲，此又王之功也。胡人別
種，延蔓山谷，酋渠萬旅，廣袤千里，憑險不恭，恣
其桀黠，有樂淳風，相携叩款，粟帛之調，王府充
積，此又王之功也。茫茫涉海，世敵諸華，風行鳥
逝，倏來忽往，旣飲醇醪，附同膠漆，氈裘委仞，竒
獸銜尾，此又王之功也。秦川尚阻，作我仇讎，爰
挹椒蘭，飛書請好，天動其衷，辭卑禮厚，區宇又
寧，遐邇畢至，此又王之功也。江陰告禍，民無適
歸，蕭宗子弟，尚相投庇，如鳥還山，猶川赴海，荆
江十部，俄而獻割，乘此會也。將混來方，此又王
之功也。天平地成，率土咸茂，禎符顯見，史不停

朕字下
義有朕

筆既連百木兼呈九尾素過秦雀倉比周烏此
又王之功也搜揚管庫衣冠獲序禮云樂云銷
沉俱振輕徭徹賦矜獄寬刑大信外彰深仁遠
洽此又王之功也王有安日下之大勲加以表
光明之盛德宣贊洪猷以左右朕言昔且與外
分毛畢入佐出內之任王宜摠之人謀鬼謀兩
儀協契錫命之行義申公道以王踐律蹈禮軌
物蒼生圓首安志率心歸道是以錫王大路戎
路各一玄牡二駟王深重民天唯本是務衣食
之用榮辱所由是用錫王衮冕之服赤舄副焉
王深廣惠和易調風化神祇且格功德可象是
用錫王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王風聲振赫九域
咸綏遠人率俾奔走委贄是用錫王朱戶以居
王求賢選眾草萊以盡陳力就列罔非其人是
用錫王納陛以登王英圖猛槩抑揚千品毅然
之節肅是非違是用錫王武賁之士三百人王
興亡所繫制極幽顯紉行天討罪人咸得是用
錫王鈇鉞各一王鷹揚豹變實扶下土狼顧鴟

士子

毛有光

萬曆十六年刊

七

三百三

張罔不彈射是用錫王彤弓一彤矢百廬弓十
盧矢千王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率民興行感達
區宇是用錫王秬鬯一卣珪瓚副焉往欽哉其
祇順往冊保弼皇家用終爾休德對揚我太祖
之顯命魏帝以天人之望有歸景辰下詔曰三
才剖判百王代興治天靜地和神敬鬼庇民造
物咸自靈符非一人之大寶實有道之神器昔
我祖宗應運奄一區宇歷聖重光槩於九葉德
之不嗣仍離屯圮盜名字者遍於九服擅制命
者非止三公王殺朝危人神靡繫天下之大將
非魏有賴齊獻武王奮揚靈武剋剪多難重懸
日月更綴參辰廟以掃除國由再造鴻勳巨業
無德而稱遠文襄承構世業逾廣邇安遠服海
內晏如國命已康生生得性迄相國齊王緯文
經武統茲大業盡啟窮幾研深測化思隨冥運
智與神行恩比春天威同夏日坦至心於萬物
被大道於八方故百僚師師朝無秕政網疏澤
洽率土歸心外盡江淮風靡屈膝辟地懷人百

城奔走關隴慕義而請好瀚漠仰德而致誠伊
 所謂命世應期寔撫千載禎符雜還異物同途
 謳頌填委殊方一致代終之迹斯表人靈之契
 已合天道不遠我不獨知朕入纂鴻休將承世
 祀籍援立之厚延宗社之筭靜言大運欣於避
 賢遠惟唐虞禪代之典近想魏晉揖讓之風其
 可昧興替之禮稽神祇之望今便遜於別宮歸
 帝位於齊國推聖與能眇符前軌主者宣布天
 下以時施行又使兼太尉彭城王韶兼司空敬

于字
 疑誤

顯儁奉冊曰咨爾相國齊王夫氣分形化物繫
 君長皇王遞興人非一姓昔放勳馭世沉璧屬
 于重華握曆持衡擁璇所以英賢茂實昭晰于
 古豈盛衰有運興廢在時知命不得不授畏天
 不可不受是故漢劉告否當塗順民曹曆不永
 金行納禪此皆重規襲矩率由舊章者也我祖
 宗光宅混一萬寓迄於正光之末奸孽乘權厥
 政多僻九域離盪永安運窮人靈殄瘁羣逆滔
 天割裂四海國土臣民行非魏有齊獻武王應

期授手鳳舉龍驤舉廢極以立天扶傾柱而鎮
地剪滅黎毒匡我墜曆有大德於魏室被博利
於蒼生及文襄繼軌誕光前業內剿凶權外摧
侵叛遐邇肅晏功格上玄王神祇協德舟梁一
世體文昭武追變窮微自舉跡藩旗頌歌摠集
入統機衡風猷弘遠及大承世業扶國昌家相
德日躋霸風愈邈威靈斯暢則荒遠奔馳聲略
所播而隣敵順款以富有之資運英特之氣顧
盼之間無思不服圖牒潛蘊于祀彰明嘉禎幽
秘一朝紛委以表代德之期用啓興邦之迹蒼
蒼在上照臨不遠朕以虛昧猶未逡巡靜言愧
之坐而待旦且時來運往媯舜不暇以當陽世
革命改伯禹不容於北面况於寡薄而可踟躕
是以仰協穹昊俯從百姓敬以帝位式授於王
大祿永終大命格矣於戲其祇承曆數允執其
中對揚天休斯年千萬豈不盛歟又致璽書於
帝遣兼太保彭城王韶兼司空敬顯雋奉皇帝
璽綬禪代之禮一依唐虞漢魏故事又尚書令

高隆之率百僚勸進戊午乃即皇帝位於南郊
升壇柴燎告天曰皇帝臣諱敢用玄牡昭告於
皇皇后帝否泰相泐廢興迭用至道無親應運
斯輔上覽唐虞下稽魏晉莫不先天揖讓考歷
歸終魏氏多難年將三十孝昌已後內外去之
世道橫流蒼生塗炭賴我獻武拯其將溺三建
元首再立宗祧掃絕羣凶芟夷姦宄德被黔黎
勲光宇宙文襄嗣武克構鴻基功浹寰宇威稜
海外窮髮懷音西寇納款青丘保候丹穴來庭
扶翼危機重匡頽運是則有大造於魏室也魏
帝以上世告終上靈厭德欽若昊天允歸大命
以禪於臣諱夫四海至公天下爲一摠民宰世
樹之以君旣川岳啓符人神效祉羣公卿士八
方兆庶僉曰皇極乃顧於上魏朝推進於下天
位不可以暫虛遂逼羣議恭膺大典猥以寡薄
託於兆民之上雖天威在顏咫尺無遠循躬自
省實懷祇惕敬簡元辰升壇受禪肆類上帝以
答萬國之心永隆嘉祉保佑有齊以被於無窮

之祚是日京師獲赤雀獻於南郊事畢還宮御
太極前殿詔曰無德而稱代刑以禮不言而信
先春後秋故知惻隱之化天人一揆弘宥之道
今古同風朕以虛薄功業無紀昔先獻武王值
魏世不造九鼎行出乃驅御侯伯大號燕趙拯
厥顛墜俾亡則存文襄王外挺武功內資明德
纂戎先業闢土服遠年踰二紀世歷兩都獄訟
有適謳歌斯在故魏帝俯遵曆數爰念褰裳遠
取唐虞終同脫屣實幽憂未已志在陽城而羣
公卿士誠守愈切遂屬代終居於民上如涉深
水有睠終朝始發晉陽九尾呈瑞外壇告天赤
雀効祉惟爾文武不貳心之臣股肱爪牙之將
左右先王克隆大業永言誠節共斯休祉思與
億兆同始茲日其大赦天下改武定八年爲天
保元年其百官進階男子賜爵鰥寡六疾義夫
節婦旌賞各有差已未詔封魏帝爲中山王食
邑萬戶上書不稱臣答不稱詔載天子旌旗行
魏正朔乘五時副車封王諸子爲縣公邑一千

戶奉絹萬匹錢千萬粟二萬石奴婢二百人水碾一具田百頃園一所詔追尊皇祖文穆王爲文穆皇帝妣爲文穆皇后皇考獻武王爲獻武皇帝皇兄文襄王爲文襄皇帝祖宗之稱付外速議以聞辛酉尊王太后爲皇太后乙丑詔降魏朝封爵各有差其信都從義及宣力霸朝者又西來人并武定六年以來南來投化者不在降限辛未遣大使於四方觀察風俗問民疾苦嚴勒長吏厲以廉平與利除害務存安靜若法有不便於時政有未盡於事者具條得失還以聞奏甲戌遷神主於太廟六月己卯高麗遣使朝貢辛巳詔曰頃者風俗流宕浮競日滋家有吉凶務求勝異婚姻喪葬之費車服飲食之華動竭歲資以營日富又奴僕帶金玉婢妾衣羅綺始以初出爲奇後以過前爲麗上下貴賤無復等差今運屬惟新思蠲往弊反朴還淳納民軌物可量事具立條式使儉而獲中又詔封崇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之祀并下魯郡以時

脩治廟宇務盡褒崇之至詔分遣使人致祭於
 五岳四瀆其堯祠舜廟下及孔父老君等載於
 祀典者咸秩罔遺詔曰冀州之渤海長樂二郡
 先帝始封之國義旗初起之地并州之太原青
 州之齊郡霸業所在王命是基君子有作貴不
 忘本思申恩洽蠲復田租齊郡渤海可竝復一
 年長樂復二年太原復三年詔故太傅孫騰故
 太保尉景故大司馬婁昭故司徒高昂故尚書
 左僕射慕容紹宗故領軍万俟干故定州刺史
 段榮故御史中尉劉貴故御史中尉竇泰故殷
 州刺史劉豐故濟州刺史蔡雋等竝左右先帝
 經贊皇基或不幸早徂或殞身王事可遣使者
 就墓致祭并撫問妻子慰逮存亾又詔封宗室
 高岳為清河王高隆之為平原王高歸彥為平
 秦王高思宗為上洛王高長弼為廣武王高普
 為武興王高干瑗為平昌王高顯國為襄樂王
 高叡為趙郡王高孝緒為修城王又詔封功臣
 庫狄干為章武王斛律金為咸陽王賀拔仁為

安定王韓軌爲安德王可朱渾道元爲扶風王
彭樂爲陳留王潘相樂爲河東王癸未詔封諸
弟青州刺史浚爲永安王尚書左僕射淹爲平
陽王定州刺史洸爲彭城王儀同三司演爲常
山王冀州刺史渙爲上黨王儀同三司清爲襄
城王儀同三司湛爲長廣王潛爲任城王湜爲
高陽王濟爲博陵王凝爲新平王潤爲馮翊王
洽爲漢陽王丁亥詔立王子殷爲皇太子王后
李氏爲皇后庚寅詔以太師庫狄干爲太宰司
徒彭樂爲太尉司空潘相樂爲司徒開府儀同
三司司馬子如爲司空辛卯以前太尉清河王
岳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司州牧壬辰詔曰自
今已後諸有文啓論事并陳要密有司悉爲奏
聞巳亥以皇太子初入東宮赦畿內及并州死
罪已下餘州死降徒流已下一皆原免秋七月
辛亥詔尊文襄妃元氏爲文襄皇后宮曰靜德
又詔封文襄皇帝子孝琬爲河間王孝瑜爲河
南王乙卯以尚書令平原王隆之錄尚書事尚

書左僕射平陽王淹爲尚書令又詔曰古人鹿皮爲衣書囊成帳有懷盛德風流可想其魏御府所有珍奇雜綵常所不給人者徒爲畜積命宜悉出送內後園以供七日宴賜八月詔郡國脩立黌序廣延髦儁敦述儒風其國子學生亦仰依舊詮補服膺師說研習禮經往者文襄皇帝所建蔡邕石經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學館依次脩立又詔曰有能直言正諫不避罪辜蹇蹇若朱雲愕愕若周舍開朕意沃朕心弼于一人利兼百姓者必當寵以榮祿待以不次又曰諸牧民之官仰專意農桑勤心勸課廣收天地之利以備水旱之災庚寅詔曰朕以虛寡嗣弘王業思所以贊揚盛績播之萬古雖史官執筆有聞無墜猶恐緒言遺美時或未書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民庶爰至僧徒或親奉音旨或承傳傍說凡可載之文籍悉宜條錄封上甲午詔曰魏世議定麟趾格遂爲通制官司施用猶未盡善可令羣官更加論究適治之方先盡要切

引綱理目必使無遺九月癸丑以散騎常侍車
騎將軍領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麗王成
爲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王
公如故詔梁侍中使持節假黃鉞都督中外諸
軍事大將軍承制邵陵王蕭綸爲梁王庚午帝
如晉陽拜辭山陵是日皇太子入居涼風堂監
摠國事冬十月己卯備法駕御金輅入晉陽宮
朝皇太后於內殿辛巳曲赦并州太原郡晉陽
縣及相國府四獄囚癸未茹茹國遣使朝貢已
酉以特進元韶爲尚書左僕射并州刺史段韶
爲尚書右僕射景戌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壬辰
罷相國府留騎兵外兵曹各立一省別掌機密
十一月周文帝率衆至陝城分騎北渡至建州
甲寅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景寅帝親戎出
次城東周文帝聞帝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
矣遂退師庚午還宮十二月丁丑茹茹庫莫奚
國竝遣使朝貢辛丑帝至自晉陽

二年春正月丁未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辛

亥有事于圓丘以神武皇帝配癸亥親耕籍田
 于東郊乙酉前黃門侍郎元世寶通直散騎侍
 郎彭貴平謀逆免死配邊有事於太廟甲戌帝
 汎舟於城東二月壬辰太尉彭樂謀反伏誅壬
 寅茹茹國遣使朝貢三月丙午襄城王清薨已
 未詔梁承制湘東王繹為梁使持節假黃鉞相
 國建梁臺摠百揆承制梁交州刺史李景盛梁
 州刺史馬高仁義州刺史夏侯珍洽新州刺史
 李漢等竝率州內附庚申司空司馬子如坐事
 免夏四月壬辰梁王蕭繹遣使朝貢閏月乙丑
 室韋國遣使朝貢五月丙戌合州刺史斛斯
 攻尅梁歷陽鎮丁亥高麗國遣使朝貢是月侯
 景廢梁簡文立蕭棟為主六月庚午以前司空
 司馬子如為太尉七月壬申茹茹遣使朝貢癸
 酉行臺郎邢景遠破梁龍安戍獲鎮城李洛文
 己卯改顯陽殿為昭陽殿九月壬申詔免諸伎
 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為白戶癸巳帝如趙定
 二州因如晉陽冬十月戊申起宣光建始嘉福

萬曆十六年刊

卷四

十一

晏述三百十九

仁壽諸殿庚申蕭繹遣使朝貢卯文襄皇帝
神主入于廟十一月侯景廢梁主僭即偽位於
建鄴自稱曰漢十二月中山王俎

三年春正月丙申帝親討庫莫奚於代郡大破
之獲雜畜十餘萬分資將士各有差以奚口付
山東爲民二月茹茹王阿那瓌爲突厥虜所破
瓌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瓌從弟登注侯利發
注子暉提竝擁衆來奔茹茹餘衆立注次子鐵
伐爲主辛丑契丹遣使朝貢三月戊子以司州
牧清河王岳爲使持節南道大都督司徒潘相
樂爲使持節東南道大都督及行臺平術率衆
南伐癸巳詔進梁王蕭繹爲梁主夏四月壬申
東南道行臺平術於廣陵送傳國璽甲申以吏
部尚書楊愔爲尚書右僕射丙申室韋國遣使
朝貢六月乙亥清河王岳等班師丁未帝至自
晉陽乙卯帝如晉陽九月辛卯帝自并州幸離
石冬十月乙未至黃櫨嶺仍起長城北至社于
戌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戌十一月辛巳梁主蕭

即帝位於江陵是為元帝遣使朝貢十二月
壬子帝還宮戊午帝如晉陽

四年春正月丙子山胡圍離石戊寅帝討之未
至胡已逃竄因巡三堆戌大狩而歸戌寅庫莫
奚遣使朝貢己丑改鑄新錢文曰常平五銖二
月送茹茹主鐵伐登注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
為契丹所殺國人復立登注為主仍為其大人
阿富提等所殺國人復立庫提為主夏四月戊
戌帝還宮戊午西南有大聲如雷五月庚午帝

校獵於林慮山戊子還宮九月契丹犯塞壬午
帝北巡冀定幽安仍北討契丹冬十月丁酉帝
至平州遂從西道趣長塹詔司空潘相樂率精
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辛丑至白狼城壬寅經
昌黎城復詔安德王韓軌率精騎四千東趣斷
契丹走路癸卯至陽師水倍道兼行掩襲契丹
甲辰帝親踰山嶺為士卒先指麾奮擊大破之
虜獲十餘萬口雜畜數十萬頭樂又於青山大
破契丹別部所虜生口皆分置諸州是行也帝

露頭袒膊晝夜不息行千餘里唯食肉飲水壯
氣彌厲丁未至營州丁巳登碣石山臨滄海十
一月巳未帝自平州遂如晉陽閏月壬寅梁帝
遣使來聘十二月巳未突厥復攻茹茹茹舉
國南奔癸亥帝自晉陽北討突厥迎納茹茹乃
廢其主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爲主置之馬
邑川給其稟餼繒帛親追突厥於朔州突厥請
降許之而還於是貢獻相繼

五年春正月癸巳帝討山胡從離石道遣太師
咸陽王斛律金從顯州道常山王演從晉州道
犄角夾攻大破之斬首數萬獲雜畜十餘萬遂
平石樓石樓絕險自魏氏所不能至於是遠近
山胡莫不懾服是月周文帝廢西魏主立齊王
廓是爲恭帝三月茹茹菴羅辰叛帝親討大破
之辰父子北遁太保賀拔仁坐違節度除名夏
四月茹茹寇肆州丁巳帝自晉陽討之至恒州
黃瓜堆虜騎散走時大軍已還帝率麾下千餘
騎遇茹茹別部數萬四面圍逼帝神色自若指

畫形勢虜衆披靡遂縱兵潰圍而出虜退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里獲菴羅辰妻子及生口三萬餘人五月丁亥地豆干契丹等國並遣使朝貢丁未北討茹茹大破之六月茹茹率部衆東徙將南侵帝率輕騎於金山下邀擊之茹茹聞而遠遁秋七月戊子肅慎遣使朝貢壬辰降罪人庚戌帝至自北伐八月丁巳突厥遣使朝貢庚子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爲大保司空尉粲爲司徒太子太師侯莫陳相爲司空尚書令平陽王浟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爲尚書令中書令上黨王渙爲尚書左僕射乙亥儀同三司元旭以罪賜死丁丑帝幸晉陽己卯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平原王高隆之薨是月詔常山王演上黨王渙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等率衆於洛陽西南築伐惡城新城嚴城河南城九月帝親自臨幸欲以致周師周師不出乃如晉陽冬十月西魏伐梁元帝於江陵詔清河王岳河東王潘相樂平原王段韶等率衆救之未至而江陵陷梁

无帝爲西魏將于謹所殺梁將王僧辯在建康
共推晉安王蕭方智爲太宰都督中外諸軍承
制置百官十二月庚申帝北巡至連速嶺覽山
川險要將起長城

六年春正月壬寅清河王岳以衆軍渡江尅夏
首送梁郢州刺史陸法和詔以梁散騎常侍貞
陽侯蕭明爲梁主遣尚書左僕射上黨王渙率
衆送之二月甲子以陸法和爲使持節都督荆
雍江巴梁益湘萬交廣十州諸軍事太尉大都
督西南道大行臺梁鎮北將軍侍中荊州刺史
宋蕤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郢州刺史甲戌上
黨王渙尅譙郡三月丙戌上黨王渙尅東關斬
梁將裴之橫俘斬數千景申帝至自晉陽封世
宗二子孝珩爲廣寧王延宗爲安德王戊戌帝
臨昭陽殿聽獄決訟夏四月庚申帝如晉陽丁
卯儀同蕭軌克梁晉熙城以爲江州戊寅突厥
遣使朝貢梁反人李山花自號天子逼魯山城
五月乙酉鎮城李仲侃擊斬之庚寅帝至自晉

陽蕭明入于建鄴丁未茹茹遣使朝貢六月壬子詔曰梁國遘禍主喪臣離邊彼炎方盡生荆棘興王繼絕義在於我納以長君拯其危弊比送梁主已入金陵潘禮既脩分義方篤越鳥之思豈忘南枝凡是梁民宜聽反國以禮發遣丁卯帝如晉陽壬申親討茹茹甲戌諸軍大會於祁連池乙亥出塞至庫狄谷百餘里內無水泉六軍渴乏俄而大雨戊寅梁主蕭明遣其子章兼侍中袁祕兼散騎常侍楊裕奉表朝貢秋七月己卯帝頓白道留輜重親率輕騎五千追茹茹壬午及於懷朔鎮帝躬當矢石頻大破之遂至沃野獲其俟利藹馬力婁阿帝吐頭發郁久間壯延等并口二萬餘牛羊數十萬頭茹茹俟利郁久間李家提率部人數百降壬辰帝還晉陽九月乙卯帝至自晉陽冬十月梁將陳霸先襲王僧辯殺之廢蕭明復立蕭方智為主辛亥帝如晉陽十一月丙戌高麗遣使朝貢梁秦州刺史徐嗣輝南豫州刺史任約等襲據石頭城

竝以州內附壬辰大都督蕭軌率衆至江遣都督柳達摩等渡江鎮石頭東南道行臺趙彥深獲秦郡等五城戶二萬餘所在安輯之巳亥太保司州牧清河王岳薨是月柳達摩爲霸先攻逼以石頭降十二月戊申庫莫奚遣使朝貢是年發夫一百八十萬人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餘里

七年春正月甲辰帝至自晉陽於鄴城西馬射涼風堂讀尚書奏按論定得失帝親決之二日大集衆庶而觀之二月辛未詔常山王演等於丁酉大都督蕭軌等率衆濟江夏四月乙丑儀同婁叡率衆討魯陽蠻大破之丁亥詔造金華殿五月景申漢陽王洽薨是月帝以肉爲斷慈遂不復食六月乙卯蕭軌等與梁師戰於鍾山之西遇霖雨失利軌及都督李希光王敬寶東方老軍司裴英起竝沒士卒散還者十二三乙丑梁湘州刺史王琳獻馴象是年脩廣三臺宮殿秋七月巳亥大赦天下八月庚申帝如晉陽

九月甲辰庫莫奚遣使朝貢冬十月丙戌契丹遣使朝貢是月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人以配軍士有夫而濫奪者五分之一是月周文帝殂十一月壬子詔曰崑山作鎮厥號神州瀛海爲池是稱赤縣蒸民乃粒司牧存焉王者之制沿革迭起方割成災肇分十二水土旣平還復九州道或繁簡義在通時殷因於夏無所改作然則日月纏於天次王公國於地野皆所以上叶玄儀下符川嶽逮于秦政鞭撻區寓罷侯置守天下爲家洎兩漢承基曹馬屬統其間損益難以勝言魏自孝昌之季數鍾澆否祿去公室政出多門衣冠道盡黔首塗炭銅馬鐵脛之徒黑山青犢之侶梟張晉趙豕突燕秦綱紀從茲而頽彝章因此而紊是使豪家大族鳩率鄉部託迹勤王規自署置或外家公主女謁內成昧利納財啓立州郡離大合小本逐時宜剖竹分符蓋不獲已牧守令長虛增其數求功錄實諒足爲煩損害公私爲弊殊久旣垂爲政之禮徒有

驅羊之費自爾因循未遑刪改朕寅膺寶曆恭
臨八荒建國經野務存簡易將欲鎮躁歸靜反
薄還淳苟失其中理從刊正徇觀舊史逖聽前
言周曰成康漢稱文景編戶之多古今爲最而
丁口減於疇日守令倍於昔辰非所以馭俗調
風示民軌物且五嶺內賓三江迴化拓土開疆
利窮南海但要荒之所舊多浮僞百室之邑便
立州名三戶之民空張郡目譬諸木大猶彼泥
龍循名督實事歸烏有今所併省一依別制於
是併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三
鎮二十六戍又制刺史令盡行兼不給幹物十
二月西魏相宇文覺受魏禪先是自西河總秦
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
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
八年春三月大熱人或喝死夏四月庚午詔諸
取蝦蟇蜺蛤之類悉令停斷唯聽捕魚乙酉詔
公私鷹鷄俱亦禁絕以太師咸陽王斛律金爲
右丞相前大將軍扶風王可朱渾道元爲太傅

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爲太保尚書令常山王
演爲司空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尚書令尚書
右僕射楊愔爲尚書左僕射以并省尚書右僕
射崔暹爲尚書右僕射上黨王渙錄尚書事是
月帝在城東馬射勅京師婦女悉赴觀不赴者
罪以軍法七日乃止五月辛酉冀州民劉向於
京師謀逆黨與皆伏誅秋八月己巳庫莫奚遣
使朝貢庚辰詔丘郊禘祫時祀皆市取少牢不
得割割有司監視必令豐備農社先蠶酒肉而
已雩禱風雨司民司祿靈星雜祀果餅酒脯唯
當務盡誠敬義同如在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
河南十二州畿內八郡大蝗是月飛至京師蔽
日聲如風雨甲辰詔今年遭蝗之處免租是月
周冢宰宇文護殺其主閔帝而立帝弟毓是爲
明帝冬十月乙亥陳霸先弒其主方智自立是
爲陳武帝遣使稱藩朝貢是年於長城內築重
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絕戍凡四百餘里九
年春二月丁亥降罪人已丑詔限仲冬一月燎

萬曆十六年刊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野不得他時行火損昆虫草木三月丁酉帝至
自晉陽夏四月辛巳大赦是夏大旱帝以祈雨
不應毀西門豹祠掘其冢山東大蝗差夫役捕
而坑之是月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以城叛入
于周五月辛巳尚書令長廣王湛錄尚書事驃
騎大將軍平秦王歸彥爲尚書左僕射甲辰以
前尚書左僕射楊愔爲尚書令六月乙丑帝自
晉陽北巡己巳至祁連池戊寅還晉陽秋七月
辛丑給京畿老人劉奴等九百四十三人版職
及杖帽各有差戊申詔趙燕瀛定南營五州及
司州廣平清河二郡去年螽蝻損田兼春夏少
雨苗稼薄者免今年租賦八月乙丑至自晉陽
甲戌帝如晉陽是月陳江州刺史沈泰以三千
人內附先是發丁匠三十餘萬營三臺於鄴下
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遊豫園至是
三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武曰聖應冰井曰崇
光十一月甲午帝至自晉陽登三臺御乾象殿
朝讌羣臣竝命賦詩以新宮成丁酉大赦內外

文武並進一大階丁巳梁湘州刺史王琳遣使
請立蕭莊為梁王仍以江州內屬令莊居之十
二月癸酉詔梁王蕭莊為梁主進居九派戊寅
以太傅可朱渾道元為太師司徒尉粲為太尉
冀州刺史段韶為司空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為
大司馬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司徒是月起大
莊嚴寺是年殺永安王浚上黨王渙
十年春正月戊戌以司空侯莫陳相為大將軍
甲寅帝如遼陽甘露寺乙卯詔於麻城置衛州
二月丙戌帝於甘露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政
奏聞三月戊戌以侍中高德政為尚書右僕射
丙辰帝至自遼陽是月梁主蕭莊至郢州遣使
朝貢閏四月丁酉以司州牧彭城王浹為司空
侍中高陽王湜為尚書右僕射乙巳以司空彭
城王浹兼太尉封皇子紹廉為長樂郡王五月
癸未誅始平公元世東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
家特進元韶等十九家竝令禁止六月陳武帝
殂兄子蒨立是為文帝秋八月戊戌封皇子紹

萬曆十六年刊
三百二十四明

義爲廣陽郡王以尚書右僕射河間王孝琬爲
尚書左僕射癸卯詔諸軍民或有父祖改姓冒
入元氏或假託攜認妄稱姓元者不問世數遠
近悉聽改復本姓九月己巳帝如晉陽是月使
鄴懷則陸仁惠使於蕭莊冬十月甲午帝暴崩
於晉陽官德陽堂時年三十一遺詔凡諸凶事
一依儉約三年之喪雖曰達禮漢文革剗通行
自昔義有存焉同之可也喪月之斷限以三十
六日嗣主百寮內外遐邇奉制割情悉從公徐
癸卯發喪斂於宣德殿十一月辛未梓宮還京
師十二月乙酉殯於太極前殿

乾明元年二月丙申葬於武寧陵諡曰文宣皇
帝廟號威宗武平初又改爲文宣廟號顯祖帝
少有大度志識沉敏外柔內剛果敢能斷雅好
吏事測始知終理劇處繁終日不倦初踐大位
留心政術以法馭下公道爲先或有違犯憲章
雖密戚舊勳必無容舍內外清靖莫不祇肅至
於軍國幾策獨決懷抱規模宏遠有人君大略

又以三方鼎峙諸夷未賓脩繕甲兵簡練士卒
左右宿衛置百保軍士每臨行陣親當矢石鋒
刃交接唯恐前敵之不多屢犯艱危常致克捷
常於東山遊讌以關隴未平投杯震怒召魏收
於御前立爲詔書宣示遠近將事西伐是歲周
文帝殂西人震恐常爲度隴之計旣征伐四克
威振戎夏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連沈湎
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謳不息從旦通宵以
夜繼晝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散髮胡服雜衣
錦綵拔刃張弓遊於市肆勲戚之第朝夕臨幸
時乘駝牛驢不施鞍勒盛暑炎赫隆冬酷寒
或日中暴身去衣馳騁從者不堪帝居之自若
親戚貴臣左右近習侍從錯雜無復差等徵集
淫媼分付從官朝夕臨視以爲娛樂凡諸殺害
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河沉酗旣久
彌以狂惑至於末年每言見諸鬼物亦云聞異
音聲情有蕙芥必在誅戮諸元宗室咸加屠剿
永安上黨竝致冤酷高隆之高德政杜弼王元

景李禧之等皆以非罪加害嘗在晉陽以稍戲刺都督尉子耀應手即殞又在三臺大光殿上以鍬鍬都督穆嵩遂至於死又嘗幸開府暴顯家有都督韓恚無罪忽於眾中喚出斬之自餘酷濫不可勝紀朝野憐憎各懷怨毒而素以嚴斷臨下加之默識彊記日寮戰慄不敢爲非文武近臣朝不謀夕又多所營繕百役繁興舉國騷擾公私勞弊凡諸賞賚無復節限府藏之積遂至空虛自皇太后詔王及內外勲舊愁懼危悚計無所出暨于末年不能進食唯數飲酒麴蘖成災因而致斃

論曰高祖平定四胡威權延世遷荆之後雖主器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顯祖因循鴻業內外協從自朝及野羣心屬望東魏之地舉世樂推曾未朞月玄運集已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翕斯致治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世未有饗國弗永實由斯疾胤嗣殄絕固亦餘殃者也

贊曰天保定位受終攸屬奄宅區夏爰膺帝錄
勢叶謳歌情毀龜玉始存政術聞斯德音周遵
克念乃肆其心窮理殘虐盡性荒淫

甲寅五月廿一夜見

杜崇

帝紀第四

北齊書四

帝紀第五

北齊書五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廢帝

廢帝殷字正道文宣帝之長子也母曰李皇后
天保元年立為皇太子時年六歲性敏慧初學
反語於跡字下注云自反時侍者未達其故太
子曰跡字足傍亦為跡豈非自反耶常宴北宮
獨令河間王勿入左右問其故太子曰世宗遇
賊處河間王復何宜在此文宣每言太子得漢

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立太原王初詔國子博士李寶鼎傳之寶鼎卒復詔國子博士邢峙侍講太子雖富於春秋而溫裕開朗有人君之度貫綜經業省覽時政甚有美名七年冬文宣召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於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親自臨聽太子手筆措問在坐莫不歎美九年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嬰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疋後文宣登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文宣怒親以馬鞭撞太子三下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時復昏擾十年十一月文宣崩癸卯太子即帝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內外百官普加汎級亡官失爵聽復資品庚戌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詔九州軍

人七十已上按以板職武官年六十已上及癯病不堪驅使者並皆放免土木營造金銅鐵諸雜作工一切停罷十一月乙卯以右丞相咸陽王斛律金為左丞相以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為太傅以司徒長廣王湛為太尉以司空段韶為司徒以平陽王淹為司空高陽王湜為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為司州牧侍中燕子獻為右僕射戊午分命使者巡省四方求政得失省察武谷間人疾苦十二月戊戌改封上黨王紹仁為漁陽王廣陽王紹義為范陽王長樂王紹庶為隴西王是歲周武成元年

乾明元年庚辰春正月癸丑朔改元己未詔寬徭賦癸亥高陽王湜薨是月車駕至自晉陽癸亥以太傅常山王演為太師錄尚書事以太尉長廣王湛為大司馬并省錄尚書事以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彥為司空趙郡王叡為尚書左僕射詔諸元良口配没宮內及賜人者並放免甲辰帝幸芳林園親錄囚徒死罪已下降免各

有差乙巳太師常山王演矯詔誅尚書令楊愔
尚書左僕射燕子獻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
侍中宋欽道散騎常侍鄭子默戊申以常山王
演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大司
馬長廣王湛爲太傅京畿大都督以司徒段韶
爲大將軍以前司空平陽王淹爲太尉以司空
平秦王歸彥爲司徒彭城王浹爲尚書令又以
高麗王世子湯爲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
公高麗王是月主琳爲陳所敗蕭莊自拔至和
州三月甲寅詔軍國事皆申晉陽稟大丞相常
山王規策壬申封文襄第二子孝珩爲廣寧王
第三子長恭爲蘭陵王夏四月癸亥詔河南定
冀趙瀛滄南膠光青九州往因蝨水頗傷時稼
遣使分塗贍恤是月周明帝崩五月壬子以開
府儀同三司劉洪徽爲尚書右僕射秋八月壬
午大皇太后令廢帝爲濟南王令食一郡以大
丞相常山王演入纂大統是日王居別宮皇建
二年九月殂于晉陽年十七帝聰慧夙成寬厚

仁智天保間雅有令名及承大位楊愔燕子獻
宋欽道等同輔以常山王地親望重內外畏服
加以文宣初崩之日太后本欲立之故愔等竝
懷猜忌常山王憂悵乃白太后誅其黨時平秦
王歸彥亦預謀焉皇建二年秋天文告變歸彥
慮有後害仍白孝昭以王當咎乃遣歸彥馳驛
至晉陽宮殺之王薨後孝昭不豫見文宣爲祟
孝昭深惡之厭勝術備設而無益也薨三旬而
初文宣命邢邵制帝名殷字正道帝從而尤之
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邵懼
請改焉文宣不許曰天也因謂孝昭帝曰奪但
奪慎勿殺也

此卷與北史同

甲寅五月廿三日一見

林學士

帝紀第五

北齊書五

帝紀第六

北齊書六

臨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孝昭

孝昭皇帝演字延安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帝之母弟也幼而英特早有大成之量武明皇太后早所愛重魏元象元年封常山郡公及文襄執政遣中書侍郎李同軌就霸府為諸弟師帝所覽文籍源其指歸而不好辭彩每歎云雖盟津之師左驂震而不弼同軌以為能遂篤志讀漢

萬曆十六年刊

七卷

書至李陵傳，恒壯其所爲焉。聰敏過人，所與遊處一知其家諱，終身未嘗誤犯。同軌病卒，又命開府長流參軍刁柔代之。性嚴褊，不適誘訓之。宜中被遣出，帝送出閣，慘然斂容，淚數行。下左右莫不歔歔其敬業重舊也。如此。天保初，進爵爲王。五年，除并省尚書令。帝善斷割，長於文理。省內畏服。七年，從文宣還鄴。文宣以尚書奏事多有異同，令帝與朝臣先論定得失，然後敷奏。帝長於政術，斷咸盡其理。文宣歎重之。八年，轉司空，錄尚書事。九年，除大司馬，仍錄尚書。時文宣溺於遊宴，帝憂憤表於神色。文宣覺之，謂帝曰：「但令汝在我，何爲不縱樂？」帝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文宣亦大悲，抵盃於地，曰：「汝以此嫌我，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盃，盡皆壞棄。後益沉湎，或入諸貴戚家角力，批拉不限貴賤。唯常山王至，內外肅然。帝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晞，以爲不可。帝不從。因間極言，遂逢大怒。順成后本魏朝宗室，文宣欲帝離之，陰爲帝廣

求淑媛望移其寵帝雖承旨有納而情義彌重
帝性頗嚴尚書郎中剖斷有失輒加筆楚令史
姦慝便即考竟文宣乃立帝於前以刀環擬脅
召被帝罰者臨以白刃求帝之短咸無所陳方
見解釋自是不許管筆郎中後賜帝魏時宮人
醒而忘之謂帝擅取遂以刀環亂築因此致困
皇太后日夜啼泣文宣不知所爲先是禁友王
肅乃捨之令侍帝帝月餘漸瘳不敢復諫及文
宣崩帝居禁中護喪事幼主即位乃即朝班除
太傅錄尚書朝政皆決於帝月餘乃居藩邸自
是詔勅多不關帝密或言於帝曰鷲鳥捨巢必
有探卵之患今日之地何宜屢出乾明元年從
廢帝赴鄴居於領軍府時楊愔燕子獻可朱渾
天和宋欽道鄭子默等以帝威望既重內懼權
逼請以帝爲太師司州牧錄尚書事長廣王湛
爲大司馬錄并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帝時
以尊親而見猜斥乃與長廣王期獵謀之於野
三月甲戌帝初上省旦發領軍府大風暴起壞

所御車幔帝甚惡之及至省朝士咸集坐定酒
數行於坐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領軍
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等於坐帝戎服與平
原王段韶平秦王高歸彥領軍劉洪徽入自雲
龍門於中書省前遇散騎常侍鄭子默又執之
同斬於御府之內帝至東閣門都督成休寧抽
刃呵帝帝令高歸彥諭之休寧厲聲大呼不從
歸彥既爲領軍素爲兵士所服悉皆弛伏休寧
歎息而罷帝入至昭陽殿幼主太皇太后皇太
后竝出臨御座帝奏愔等罪求伏專擅之辜時
庭中及兩廊下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
衛娥永樂武力絕倫又被文宣重遇撫刃思効
廢帝性吃訥兼倉卒不知所言太皇太后又爲
皇太后誓言帝無異志唯云去逼而已高歸彥
勅勞衛士解嚴永樂乃內刀而泣帝乃令歸彥
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以京畿軍入守門閣斬
娥永樂於園詔以帝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
錄尚書事相府佐史進位一等帝尋如晉陽有

詔軍國大政咸諮決焉帝既當大位知無不爲
擇其令典考綜名實廢帝恭已以聽政太皇太
后尋下令廢少主命帝統大業

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即位於晉陽宣德殿
大赦改乾明元年爲皇建詔奉太皇太后還稱
皇太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宮曰昭信乙酉詔
自太祖創業已來諸有佐命功臣子孫絕滅國
統不傳者有司搜訪近親以名聞當量爲立後
諸郡國老人各授版職賜黃帽鳩杖又詔審正
之士並聽進見陳事軍人戰亡死王事者以時
申聞當加榮贈督將朝士名望素高位歷通顯
天保以來未蒙追贈者亦皆錄奏又以廷尉中
丞執法所在繩違按罪不得舞文弄法其官奴
婢年六十已上免爲庶人戊子以太傅長廣王
湛爲右丞相以太尉平陽王淹爲太傅以尚書
令彭城王浹爲大司馬壬辰詔分遣大使巡省
四方觀察風俗問人疾苦考求得失搜訪賢良
甲午詔曰昔武王克殷先封兩代漢魏二晉無

廢茲典及元氏統歷不率舊章朕纂承大業思
弘古典但二王三恪舊說不同可議定是非列
名條奏其禮儀體式亦仰議之又詔國子寺可
備立官屬依舊置生員講習經典歲時考試其文
兼帝所運石經即宜施列於學館外州大學亦
仰典司勤加督課景申詔九州勲人有重封者
聽分授子弟以廣骨肉之恩九月壬申詔議定
三祖樂冬十一月辛亥立妃元氏爲皇后世子
百年爲皇太子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癸丑
有司奏太祖獻武皇帝廟宜奏武德之樂舞昭
烈之舞世宗文兼皇帝廟宜奏文德之樂舞宣
政之舞顯祖文宣皇帝廟宜奏文正之樂舞光
大之舞詔曰可庚申詔以故太師尉景故太師
竇泰故太師太原王婁昭故太宰章武王庫狄
干故太尉段榮故太師万俟普故司徒蔡儁故
太師高乾故司徒莫多婁貸文故太尉劉貴故
太保封祖裔故廣州刺史王懷十二人配饗太
祖廟庭故太師清河王岳故太宰安德王韓軌

故太宰扶風王可朱渾道充故太師高昂故太
司馬劉豐故太師万俟洛干故太尉慕容紹
宗七人配饗世宗廟庭故太尉河東王潘相樂
故司空薛脩義故太傅破六韓常三人配饗顯
祖廟庭是月帝親戎北討厓莫奚出長城虜奔
遼分兵致討大獲牛馬括摠入晉陽宮十二月
景午車駕至晉陽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圓丘壬子禘於太廟癸丑
詔降罪人各有差二月丁丑詔內外執事之官

衣五品已上及三府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
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二年
之內各舉一人冬十月景子以尚書令彭城王
浹為太保長樂王尉粲為太尉已酉野雉栖于
前殿之庭十一月甲辰詔曰朕嬰此暴疾奄忽
無逮今嗣子冲眇未開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
德右丞相長廣王湛研機測化體道居宗人雄
之望海內瞻仰同胞共氣家國所憑可遣尚書
左僕射趙郡王叡喻旨徵王統茲大寶其喪紀

之禮一同漢文三十六日悉從公除山陵施用
務從儉約先是帝不豫而無闕聽覽是月崩於
晉陽宮時年二十七太寧元年閏十二月癸卯
梓宮還鄴上謚曰孝昭皇帝庚午葬於文靖陵
帝聰敏有識度深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
腰帶十圍儀望風表迥然獨秀自居臺省留心
政術閑明簿領吏所不逮及正位宸居彌所尅
勵輕徭薄賦勤恤人隱內無私寵外收人物雖
后父位亦特進無別日昃臨朝務知人之善惡
每訪問左右冀獲直言曾問舍人裴澤在外議
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
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而王之度頗為未
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
致爾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踈漏澤因被
寵遇其樂聞過也如此趙郡王叡與庫狄顯安
侍坐帝曰須拔我同堂弟顯安我親姑子今序
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
下多妄言曰若何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

劉仕

撻人常以爲非而今行之非妄言邪帝握其手
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
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來久將整之以至無爲
耳又問王晞晞荅如顯安皆從容受納性至孝
太后不豫出居南宮帝行不正履容色貶悴衣
不解帶殆將四旬殿去南宮五百餘步鷄鳴而
去辰時方還來去徒行不乘輦輦太后所苦小
增便即寢伏閭外食飲藥物盡皆躬親太后常
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指手心血流
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雄斷有謀于時國
富兵強將雪神武遺恨意在頓駕平陽爲進取
之策遠圖不遂惜哉初帝與濟南約不相害及
輿駕在晉陽武成鎮鄴望氣者云鄴城有天子
氣帝常恐濟南復興乃密行鴆毒濟南不從乃
扼而殺之後頗愧悔初苦內熱頻進湯散時有
尚書令史姓趙於鄴見文宣從楊愔燕子獻等
西行言相與復讎帝在晉陽宮與毛夫人亦見
焉遂漸危篤備襪厭之事或者煮油四灑或持炬

燒逐諸厲方出殿梁騎棟上歌呼自若了無懼容時有天狗下乃於其所講武以厭之有兔驚馬帝墜而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帝不對太后怒曰殺之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臨終之際唯扶服床枕叩頭求哀遣使詔追長廣王入纂大統手書云宜將吾妻子置一好處勿學前人也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己遷邲之後雖主器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外叶從自朝及野群心屬望東魏之地舉國樂推曾未朞月遂登宸極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朝野安乂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未有饗國不永實由斯疾濟南繼業大革其弊風教粲然搢紳稱幸股肱輔弼雖懷厥誠既不能贊弘道德和睦親懿又不能遠慮防身深謀衛主應斷不斷自取其咎臣既誅夷若尋廢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爾孝昭早居臺閣故事通明人吏之間無所不委文宣

崩後大革前弊及臨尊極留心更深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封先代之胤且敦學校之風徵召英賢文武畢集于時周氏朝政移於宰臣主將相猜不無危殆乃瞻關右實懷兼并之志經謀宏遠寔當代之明主而降年不永其故何哉豈幽顯之間實有報復將齊之基宇止在於斯帝欲大之天不許也

甲寅九月廿三朝一見

林學子

帝紀第六

北齊書六

帝紀第七

北齊書七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武成

世祖武成皇帝諱湛神武皇帝第九子孝昭皇帝之母弟也儀表瓌傑神武尤所鍾愛神武方招懷荒遠乃為帝聘蠕蠕太子菴羅辰女號隣和公主帝時年八歲冠服端嚴神情閑遠華戎歎異元象中封長廣郡公天保初進爵為王拜尚書令尋兼司徒遷太尉乾明初楊愔等密相

士列帝紀
一
疎忌以帝爲大司馬領并州刺史帝旣與孝昭
謀誅諸執政遷太傅錄尚書事領京畿大都督
皇建初進位右丞相孝昭幸晉陽帝以懿親居
守鄴政事咸見委託二年孝昭崩遺詔徵帝入
統大位及晉陽宮發喪於崇德殿皇太后令所
司宣遺詔左丞相斛律金率百僚敦勸三奏乃
許之

大寧元年冬十一月癸丑皇帝卽位於南宮大
赦改皇建二年爲大寧乙卯以司徒平秦王歸
彥爲太傅以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爲尚書令
以太尉尉粲爲太保以尚書令段韶爲大司馬
以豐州刺史婁叡爲司空以太傅平陽王淹爲
太宰以太保彭城王浹爲太師錄尚書事以冀
州刺史博陵王濟爲太尉以中書監任城王湝
爲尚書左僕射以并州刺史斛律光爲右僕射
封孝昭皇帝太子百年爲樂陵郡王庚申詔大
使巡行天下求政善惡問人疾苦擢進賢良是
歲周武帝保定元年

河清元年春正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辛巳祀
南郊壬午享太廟景戌立妃胡氏爲皇后子緯
爲皇太子大赦內外百官普加汎級諸爲父後
者賜爵一級巳亥以前定州刺史馮翊王潤爲
尚書左僕射詔斷屠殺以順春令二月丁未以
太宰平陽王淹爲青州刺史太傅領司徒以領
軍大將軍宗師平秦王歸彥爲太宰冀州刺史
乙卯以兼尚書令任城王湝爲司徒詔散騎常
侍崔瞻聘于陳夏四月辛丑皇太后婁氏崩乙
巳青州刺史上言今月庚寅河濟清以河濟清
改大寧二年爲河清降罪人各有差五月甲申
祔葬武明皇后於義平陵巳丑以尚書右僕射
斛律光爲尚書令秋七月太宰冀州刺史平秦
王歸彥據州反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計擒
之乙未斬歸彥并其三子及黨與二十人於都
市丁酉以大司馬段韶爲太傅以司空婁叡爲
司徒以太傅平陽王淹爲太宰以尚書令斛律
光爲司空以太子太傅趙郡王叡爲尚書令中

書監河間王孝琬爲尚書左僕射癸亥行幸晉陽陳人來聘冬十一月丁丑詔兼散騎常侍封孝琬使於陳十二月景辰車駕至自晉陽是歲殺太原王紹德

二年春正月乙亥帝詔臨朝堂策試秀孝以太子少傅魏收爲兼尚書右僕射己卯兼右僕射魏收以阿縱除名丁丑以武明皇后配祭北郊辛卯帝臨都亭錄見囚降在京罪人各有差三月乙丑詔司空斛律光督五營軍士築戍於軹關壬申室韋國遣使朝貢景戌以兼尚書右僕射趙彥深爲左僕射夏四月并汾京東雍南汾五州蟲旱傷稼遣使賑恤戊午陳人來聘五月壬午詔以城南雙堂闈位之苑廻造大摠持寺六月乙巳齊人言濟河水口見八龍昇天乙卯詔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使于陳庚申司州牧河南王孝瑜薨秋八月辛丑詔以三臺宮爲大興聖寺冬十二月癸巳陳人來聘己酉周將楊忠帥突厥阿史那可汗等二十餘萬人自恒州

分爲三道殺掠吏人是時大雨雪連月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霜晝下雨血於太原戊午帝至晉陽己未周軍逼并州又遣大將軍達奚武帥衆數萬至東雍及晉州與突厥相應是歲室韋庫奚莫靺鞨契丹竝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庚申朔周軍至城下而陳戰於城西周軍及突厥大敗人畜死者相枕數百里不絕詔平原王段韶追出塞而還三月辛酉以律令班下大赦己巳盜殺太師彭城王浹庚辰以

司空斛律光爲司徒以侍中武興王普爲尚書左僕射甲申以尚書令馮翊王潤爲司空夏四月辛卯詔兼散騎常侍皇甫亮使於陳五月甲子帝至自晉陽壬午以尚書令趙郡王叡爲錄尚書事以前司徒婁叡爲太尉甲申以太傅段韶爲太師丁亥以太尉任城王潛爲大將軍壬辰行幸晉陽六月庚子大雨晝夜不息至甲辰乃止是月晉陽訛言有鬼兵百姓競擊銅鐵以捍之殺樂陵王百年歸宇文媪于周秋九月乙

丑封皇子綽爲南陽王儼爲東平王是月歸閭
媪于周陳人來聘突厥寇幽州入長城虜掠而
還閏月乙未詔遣十二使巡行水潦州免其租
調乙巳突厥寇幽州周軍三道竝出使其將尉
遲迴寇洛陽楊擿入軹關權景宣趣懸瓠冬十
一月甲午迴等圍洛陽戊戌詔兼散騎常侍劉
逖使於陳甲辰太尉婁叡大破周軍於軹關擒
楊擿十二月乙卯豫州刺史王士良以城降周
將權景宣丁巳帝自晉陽南討巳未太宰平陽
王淹薨壬戌太師段韶大破尉遲迴等解洛陽
圍丁卯帝至洛陽免洛州經周軍處一年租賦
赦州城內死罪巳下囚巳巳以太師段韶爲太
宰以司徒斛律光爲太尉并州刺史蘭陵王長
恭爲尚書令壬申帝至武斗經滑臺次於黎陽
所經減降罪人景子車駕至自洛陽是歲高麗
靺鞨新羅竝遣使朝貢山東大水飢死者不可
勝計詔發賑給事竟不行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大將軍任城王潛爲大司

馬辛未幸晉陽二月甲寅詔以新羅國王金真
興爲使持節東夷校尉樂浪郡公新羅王壬申
以年穀不登禁酤酒巳卯詔減百官食稟各有
差三月戊子詔給西兗梁滄趙州司州之東郡
陽平清河武都冀州之長樂渤海遭水潦之處
貧下戶粟各有差家別斗升而已又多不付是
月彗星見有物隕於殿庭如赤漆鼓帶小鈴殿
上石自起兩兩相對又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
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齒絕白長出
於脣帝直宿嬪御已下七百人咸見焉帝又夢
之夏四月戊午大將軍東安王婁叡坐事免乙
亥陳人來聘太史奏天文有變其占當有易主
景子乃使太宰段韶兼太尉持節奉皇帝璽綬
傳位於皇太子大赦改元爲天統元年百官進
級降罪各有差又詔皇太子妃斛律氏爲皇后
於是羣公上尊號爲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
奏聞始將傳政使內參乘子尚乘驛送詔書於
鄴子尚出晉陽城見人騎隨後忽失之尚未至

鄴而其言已布矣天統四年十二月辛未太上
皇帝崩於鄴宮乾壽堂時年三十二謚曰武成
皇帝廟號世祖五年二月甲申葬於永平陵

此卷與北史同

甲寅五月廿三日見

杜延年

帝紀第七

北齊書七

帝紀第八

北齊書八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後主

幼主

後主諱緯字仁綱武成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胡
皇后夢於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天保
七年五月五日生帝於并州邸帝少美容儀武
成特所愛寵拜王世子及武成入纂大業大寧
二年正月景戌立為皇太子河清四年武成禪

位於帝

天統元年夏四月景子皇帝即位於晉陽宮大赦改河清四年爲天統丁丑以太保賀拔仁爲太師太尉侯真陳相爲太保司空馮翊王潤爲司徒錄尚書事趙郡王叡爲司空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尚書令庚寅以瀛州刺史尉粲爲太尉太尉斛律光爲大將軍東安王婁叡爲太尉尚書右僕射趙彥深爲左僕射六月壬戌彗星出文昌東北其大如手後稍長乃至丈餘

百日乃滅己巳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王季高使於陳秋七月乙未太上皇帝詔增置都水使者一人冬十一月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己丑太上皇帝詔改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爲武明皇后其文宣謚號委有司議定十二月庚戌太上皇帝狩於北郊壬子狩於南郊乙卯狩於西郊壬戌太上皇帝幸晉陽丁卯帝至自晉陽庚午有司奏改高祖文宣皇帝爲威宗景烈皇帝是歲高麗契丹

韃韞竝遣使朝貢河南大疫

二年丙戌春正月辛卯祀圓丘癸巳禘祭於太廟詔降罪人各有差景申以吏部尚書尉瑾爲尚書右僕射庚子行幸晉陽二月庚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壬子陳人來聘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三臺施興聖寺以旱故降禁囚夏四月陳文帝殂五月乙酉以兼尚書左僕射武興王普爲尚書令己亥封太上皇帝子儼爲東平王仁弘爲齊安王仁固爲北平王仁英爲高平王仁光爲淮南王六月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韋道儒聘於陳秋八月太上皇帝幸晉陽冬十月己卯以太保侯莫陳相爲太傅大司馬任城王湝爲太保太尉婁叡爲大司馬徙馮翊王潤爲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韓祖念爲司徒十一月大雨雪盜竊太廟御服十二月乙丑陳人來聘是歲殺河間王孝琬突厥韃韞國竝遣使朝貢於周爲天和元年

三年春正月壬辰太上皇帝至自晉陽乙未大

雪平地二尺戊戌太上皇帝詔京官執事散官
三品已上各舉三人五品已上各舉二人稱事
七品已上及殿中侍御史尚書都檢校御史主
書及門下錄事各舉一人鄴宮九龍殿災延燒
西廊二月壬寅朔帝加元服大赦九州職人各
進四級內外百官普進二級夏四月癸丑太上
皇帝詔兼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使於陳五月甲
午太上皇帝詔以領軍大將軍東平王儼爲尚
書令乙未大風晝晦發屋拔樹六月己未太上
皇帝詔封皇子仁機爲西河王仁約爲樂浪王
仁儉爲潁川王仁雅爲安樂王仁統爲丹陽王
仁謙爲東海王閏六月辛巳左丞相斛律金亮
壬午太上皇帝詔尚書令東平王儼錄尚書事
以尚書左僕射趙彥深爲尚書令并省尚書左
僕射婁定遠爲尚書左僕射中書監徐之才爲
右僕射秋八月辛未太上皇帝詔以太保任城
王潛爲太師太尉馮翊王潤爲大司馬太宰段
韶爲左丞相太師賀拔仁爲右丞相太傅侯莫

陳相爲太宰大司馬婁叡爲太傅大將軍斛律
光爲太保司徒韓祖念爲大將軍司空趙郡王
叡爲太尉尚書令東平王儼爲司徒九月巳酉
太上皇帝詔諸寺署所緝雜保戶姓高者天保
之初雖有優勅權假力用未免者今可悉蠲雜
戶任屬郡縣一准平人丁巳太上皇帝幸晉陽
是秋山東大水人飢僵尸滿道冬十月突厥大
莫婁室韋百濟靺鞨等國各遣使朝貢十一月
甲午以晉陽大明殿成故大赦文武百官進二
級免并州居城太原一郡來年租賦癸未太上
皇帝至自晉陽十二月巳巳太上皇帝詔以故
左丞相趙郡王琛配饗神武廟庭

四年正月詔以故清河王岳河東王潘相樂十
人竝配饗神武廟庭癸亥太上皇帝詔兼散騎
常侍鄭大護使於陳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
司徒東平王儼爲大將軍南陽王綽爲司徒開
府儀同三司徐顯秀爲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廣
寧王孝珩爲尚書令夏四月辛未鄴宮昭陽殿

萬曆十六年刊
北齊書卷之五
五
胡榮三百二十五

災及宣光瑤華等殿辛巳太上皇帝幸晉陽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爲左僕射中書監和士開爲右僕射壬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自正月不雨至於是月六月甲子朔大雨甲申大風拔木折樹是月彗星見于東井秋九月景申周人來通和太上皇帝詔侍中斛斯文略報聘于周冬十月辛巳以尚書令廣寧王孝珩爲錄尚書事左僕射胡長仁爲尚書令右僕射和士開爲左僕射中書監唐愷爲右僕射十一月壬辰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李翥使於陳是月陳安成王頊廢其王伯宗而自立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景子大赦九州職人普加一級內外百官竝加兩級戊寅上太上皇后尊號爲皇太后甲申詔細作之務及所在百工悉罷之又詔掖庭晉陽中山宮人等及鄴下并州太官官口二處其年六十已上及有癰患者仰所司簡放庚寅詔天保七年已來諸家緣坐配流者所在令還是歲契丹靺鞨國竝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辛亥詔以金鳳等三臺未入寺者
施大興聖寺是月殺定州刺史博陵王濟二月
乙丑詔應宮刑者普免刑爲官口又詔禁網捕
鷹鷂及畜養籠放之物癸酉大莫婁國遣使朝
貢巴丑改東平王儼爲琅邪王詔侍中叱列長
文使於周是月殺太尉趙郡王叡三月丁酉以
司空徐顯秀爲太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爲司
空是月行幸晉陽夏四月甲子詔以并州尚書
省爲大基聖寺晉祠爲大崇皇寺乙丑車駕至
自晉陽秋七月己丑詔降罪人各有差戊申詔
使巡省河北諸州無雨處境內徧旱者優免租
調冬十月壬戌詔禁造酒十一月辛丑詔以太
保斛律光爲太傅大司馬馮翊王潤爲太保大
將軍琅邪王儼爲大司馬十二月庚午以開府
儀同三司蘭陵王長恭爲尚書令庚辰以中書
監魏收爲尚書右僕射

武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太師并州刺史
東安王婁叡薨戊申詔兼散騎常侍裴獻之聘

于陳二月癸亥以百濟王餘昌爲使持節侍中
驃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王如故己巳以太傅咸
陽王斛律光爲右丞相并州刺史右丞相安定
王賀拔仁爲錄尚書事冀州刺史任城王湝爲
太師景子降死罪己下囚閏月戊戌錄尚書事
安定王賀拔仁薨三月辛酉以開府儀同三司
徐之才爲尚書左僕射夏六月乙酉以廣寧王
孝珩爲司空甲辰以皇子恒生故大赦內外百
官普進二級九州職人普進四級己酉詔以開
府儀同三司唐道爲尚書右僕射秋七月癸丑
封孝昭皇帝子彥基爲城陽王彥康爲定陵王
彥忠爲梁郡王甲寅以尚書令蘭陵王長恭爲
錄尚書事中領軍和士開爲尚書令癸亥韃韞
國遣使朝貢癸酉以華山王凝爲太傅八月辛
卯行幸晉陽九月乙巳立皇子恒爲皇太子冬
十月辛巳以司空廣寧王孝珩爲司徒以上洛
王思宗爲司空封蕭莊爲梁王戊子曲降并州
死罪己下囚己丑復改威宗景烈皇帝謚號爲

顯祖文宣皇帝十二月丁亥車駕至自晉陽詔
左丞相斛律光出晉州道脩城戍

二年春正月丁巳詔兼散騎常侍劉瓌使於
陳戊寅以百濟王餘昌爲使持節都督東青州
刺史二月壬寅以錄尚書事蘭陵王長恭爲太
尉并省錄尚書事趙彥深爲司空尚書令和士
開錄尚書事左僕射徐之才爲尚書令右僕射
唐邕爲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爲右僕射夏
四月壬午以大司馬琅邪王儼爲太保甲午陳

遣使連和謀伐周朝議弗許六月段韶攻周汾
州尅之獲刺史楊敷秋七月庚午太尉琅邪王
儼矯詔殺錄尚書事和士開於南臺即日誅領
軍大將軍庠狄伏連侍書御史王子宣等尚書
左僕射馮子琮賜死殿中八月己亥行幸晉陽
九月辛亥以太師任城王潛爲太宰馮翊王潤
爲太師己未左丞相平原王段韶薨戊午曲降
并州界內死罪已下各有差庚午殺太保琅邪
王儼壬申陳人來聘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

府巳亥車駕至自晉陽十一月庚戌詔侍中赫連子悅使於周景寅以徐州行臺廣寧王孝珩錄尚書事庚午以錄尚書事廣寧王孝珩為司徒癸酉以右丞相斛律光為左丞相

三年春正月巳巳祀南郊辛亥追贈故琅邪王儼為楚王二月巳卯以衛菩薩為太尉辛巳以并省吏部尚書高元海為尚書右僕射庚寅以左僕射唐邕為尚書令侍中祖珽為左僕射是月勅撰玄洲苑御覽後改名聖壽堂御覽三月

辛酉詔文武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是月周誅冢宰宇文護夏四月周人來聘秋七月戊辰誅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及其弟幽州行臺荆山公豐樂八月庚寅廢皇后斛律氏為庶人以太宰任城王湝為右丞相太師馮翊王潤為太尉蘭陵王長恭為大司馬廣寧王孝珩為大將軍安德王延宗為大司徒使領軍封輔相聘于周戊子拜右昭儀胡氏為皇后巳丑以司州牧北平王仁堅為尚書令特進許季良為左僕射彭

城王寶德為右僕射癸巳行幸晉陽是月聖壽堂御覽成勅付史閣後改為修文殿御覽九月陳人來聘冬十月降死罪已下囚甲午拜弘德夫人穆氏為左皇后大赦十二月辛丑廢皇后胡氏為庶人是歲新羅百濟勿吉突厥竝遣使朝貢於周為建德元年

四年春正月戊寅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為錄尚書事庚辰詔兼散騎常侍崔象使於陳是月鄴都并州竝有狐媚多截人髮二月乙巳拜

左皇后穆氏為皇后景午置文林館乙卯以尚書令北平王仁堅為錄尚書事丁巳行幸晉陽是月周人來聘三月辛未盜入信州殺刺史和士休南兖州刺史鮮于世榮討平之庚辰車駕至晉陽夏四月戊午以大司馬蘭陵王長恭為太保大將軍定州刺史南陽王綽為大司馬大司馬太尉衛菩薩為大將軍司徒安德王延宗為太尉司空武興王普為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宜陽王趙彥深為司空癸丑祈皇祠壇壝絕之

萬曆十六年刊

張魁三百三十一

內忽有車軌之轍按驗傍無人跡不知車所從來乙卯詔以為大慶班告天下己未周人來聘五月景子詔史官更撰魏書癸巳以領軍穆提婆為尚書左僕射以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為右僕射是月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等與陳將吳明徹戰於呂梁南大敗破胡走以免洪略戰沒遂陷秦涇二州明徹進陷和合二州是月殺太保蘭陵王長恭六月明徹進軍圍壽陽壬子幸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人以錄尚書事高阿那肱為司徒景辰詔開府王師羅使於周九月校獵于鄴東冬十月陳將吳明徹陷壽陽辛丑殺侍中崔季舒張彪虎散騎常侍劉逖封孝琰黃門侍郎裴澤郭遵癸卯行幸晉陽十二月戊寅以司徒高阿那肱為右丞相是歲高麗靺鞨竝遣使朝貢突厥使來求婚五年春正月乙丑置左右娥英各一人二月乙未車駕至自晉陽朔州行臺南安王思好反辛丑行幸晉陽尚書令唐邕等大破思好思好投火

死焚其屍并其妻李氏丁未車駕至自晉陽甲寅
以尚書令唐邕為錄尚書事夏五月大旱晉陽
得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目帝聞之使刻木為
其形以獻庚午大赦丁亥陳人寇淮北秋八月
癸卯行幸晉陽甲辰以高勣為尚書右僕射是
歲殺南陽王綽

六年春三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丁丑烹妖賊
鄭子饒於都市是月周人來聘夏四月庚子以
中書監楊休之為尚書右僕射癸卯韎韟遣使
朝貢秋七月甲戌行幸晉陽八月丁酉龔定趙
幽滄瀛六州大水是月周師入洛川屯芒山攻
逼洛城縱火船焚浮橋浮橋絕閏月己丑遣右
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禦之師次河陽周師夜
遯庚辰以司空趙彥深為司徒斛律阿列羅為
司空辛巳以軍國資用不足稅關市舟車山澤
鹽鐵店肆輕重各有差開酒禁

七年春正月壬辰詔去秋已來水潦人飢不自
立者所在付大寺及諸富戶濟其性命甲寅大

赦乙卯車駕至自晉陽二月辛酉捨雜戶女年
二十已下十四已上未嫁悉集省隱匿者家長
處死刑二月景寅風從西北起發屋拔樹五日
乃止夏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庚申司徒趙彥
深薨秋七月丁丑大雨霖是月以水滂遣使巡
撫流亡人戶八月丁卯行幸晉陽雉集於御坐
獲之有司不敢以聞詔營邯鄲宮冬十月景辰
帝大狩於祁連池周師攻晉州癸亥帝還晉陽
甲子出兵大集晉祠庚午帝發晉陽癸酉帝列
陣而行上雞栖原與周齊王憲相對至夜不戰
周師斂陣而退十一月周武帝退還長安留偏
師守晉州高阿那肱等圍晉州城戊寅帝至圍
所十二月戊申武帝來救晉州庚申戰於城南
我軍大敗帝棄軍先還癸丑入晉陽憂懼不知
所之甲寅大赦帝謂朝臣曰周師甚盛若何羣
臣咸曰天命未改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停百
賦安慰朝野收拾遺兵背城死戰以存社稷帝
意猶豫欲向北朔州乃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

孝珩等守晉陽若晉陽不守即欲奔突厥羣臣皆曰不可帝不從其言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封輔相慕容鍾葵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師乙卯詔募兵遣安德王延宗爲左廣寧王孝珩爲右延宗入見帝告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帝密遣王康德與中人齊紹等送皇太后皇太子於北朔州景辰帝幸城南軍勞將士其夜欲遜諸將不從丁巳大赦改武平七年爲隆化元年其日穆提婆降周詔除安德王延

宗爲相國委以備禦延宗流涕受命帝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走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迴之鄴時惟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彥道續至得數十人同行戊午延宗從衆議即皇帝位於晉陽改隆化爲德昌元年庚申帝入鄴辛酉延宗與周師戰於晉陽大敗爲周師所虜帝遣募人重加官賞雖有此言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奏請出宮人及珍寶班賜將士帝不悅斛律孝卿居中受委帶

甲以處分請帝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帝既出臨眾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羣哈將士莫不解體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竝增員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甲子皇太后從北道至引文武一品已上入朱華門賜酒食給紙筆問以禦周之方羣臣各異議帝莫知所從又引高元海宋士素盧思道李德林等欲議禪位皇太子先是望氣者言當有革易於是授位幼主

依天統故事

幼主名恒帝之長子也母曰穆皇后武平元年六月生於鄴其年十月立為皇太子隆化二年春正月乙亥即皇帝位時八歲改元為承光元年大赦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帝為太上皇帝后為太上皇后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中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太上皇帝往河外募兵更為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自鄴先趣濟州周師漸逼癸未

幼主又自鄴東走己丑周師至紫陌橋癸巳燒城西門太上皇將百餘騎東走乙亥渡河入齊州其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孝卿乃以之歸周又爲任城王詔尊太上皇爲無上皇幼主爲守國天王留太皇太后濟州遣高阿那肱留守太上皇并皇后携幼主走青州韓長鸞鄧暉等數十人從太上皇旣至青州即爲入陳之計而高阿那肱召周軍約生致齊主而屢使人告言賊軍在遠已令人燒斷橋路太上所以停緩周軍奄至青州太上窘急將遜於陳置金囊於鞍後與長鸞淑妃等十數騎至青州南鄧村爲周將尉遲綱所獲送鄴周武帝與抗賓主禮并太后幼主諸王俱送長安封帝溫國公至建德七年誣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及延宗等數十人無少長咸賜死神武子孫所存者一二而已至大象末陽休之陳德信等啓大丞相隋公請收葬聽之葬長安北原洪瀆川帝幼而令善

及長頗學綴文置文林館引諸文士焉而言語
澁呖無志度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
交語性懦不堪人視乃有即忿責其奏事者雖
三公令錄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旨驚走而出每
災異寇盜水旱亦不貶損唯諸處設齋以此爲
修德雅信巫覡解禱無方初琅琊王舉兵人告
者誤云廋狄伏運反帝曰此必仁威也又解律
光死後諸武官舉高思好堪大將軍帝曰思好
喜反皆如所言遂自以策無遺筭乃益驕縱盛
爲無愁之曲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
以百數人間謂之無愁天子嘗出見羣屬盡殺
之或剥人面皮而視之在陸令萱和士開高阿
那肱穆提婆韓長鸞等宰制天下陳德信鄧長
顯何洪珍叅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非次官由
財進獄以賄成其所以亂政害人難以備載諸
宮奴婢閹人商人胡戶雜戶歌舞人見鬼人濫
得富貴者將萬數庶姓封王者百數不復可紀
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一時二十連判文書

各作花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諸貴寵祖禰追
贈官歲一進位極乃止宮掖婢皆封郡君宮女
寶衣玉食者五百餘人一裙直萬疋鏡臺直千
金競爲變巧朝衣夕弊承武成之奢麗以爲帝
王當然乃更增益宮苑造偃武修文臺其嬪嬙
諸宮中起鏡殿寶殿瑋瑁殿丹青彫刻妙極當
時又於晉陽起十一院壯麗逾於鄴下所愛不
恒數毀而又復夜則以火照作寒則以湯爲泥
百工困窮無時休息鑿晉陽西山爲大佛像一
夜然油萬盆光照宮內又爲胡昭儀起大慈寺
未成改爲穆皇后大寶林寺窮極工巧運石填
泉勞費億計人牛死者不可勝紀御馬則籍以
氈罽食物有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
饌而親觀之狗則飼以梁肉馬及鷹犬乃有儀
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逍遙郡君凌霄郡
君高思好書所謂駁龍逍遙者也大於馬上設
褥以抱之鬪雞亦號開府大馬鷄鷹多食懸幹
鷹之入養者稍割犬肉以飼之至數日乃死又

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弊衣爲乞食兒又爲窮兒之市躬自交易嘗築西鄙諸城使人衣黑衣爲羌兵鼓譟陵之親率內參臨拒或實彎弓射人自晉陽東巡單馬馳騫衣解髮散而歸又好不急之務曾一夜索竭及旦得三升特燧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徵夕辦當勢者因之貸一而責十焉賦歛日重徭役日繁人力旣殫帑藏空竭乃賜諸佞幸賣官或得郡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逮鄉官亦多降中者故

有敕用州主簿勅用郡功曹於是州縣職司多出富商大賈競爲貪縱人不聊生爰自鄴都及諸州郡所在徵稅百端俱起凡此諸役皆漸於武成至帝而增廣焉然未嘗有帷簿淫穢唯此事頗優於武成云初河清末武成夢大蠋攻破鄴城故索境內蠋膏以絕之識者以後主名聲與蠋相協亡齊徵也又婦人皆剪剔以着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內爲之被於四遠天意若曰元首剪落危

側當走西也。又爲刀子者，刃皆狹細，名曰盡勢。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蓋高氏運祚之末也。然則亂亡之數，蓋有兆云。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策弘長，文武之官俱盡其力，有帝王之量矣。但愛狎庸豎，委以朝權，惟薄之間，淫侈過度，滅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告變，傳位元子，名號雖殊，政猶已出，迹有虛飭事，非憲典聰明臨下，何易可誣。又河南河間樂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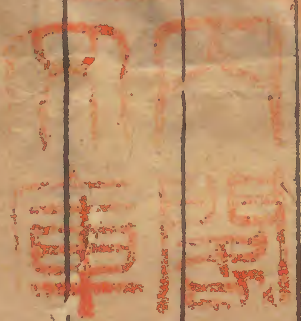
等諸王，或以時嫌，或以猜忌，皆無罪而殞，非所謂知命任天道之義也。後主以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永言先訓，教匪義方，始自襁褓，至於傳位，隔以正人，閉其善道，養德所履，異乎春誦夏弦，過庭所聞，莫非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宮，姝屬蠱之以麗色，淫聲縱鞫，繼之娛恣，朋淫之好語，曰從惡若崩，蓋言其易武平在御，彌見淪胥罕接朝士，不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凶族，內侍帷幄，外吐絲綸，威厲風霜，志迴天日，虐人害物，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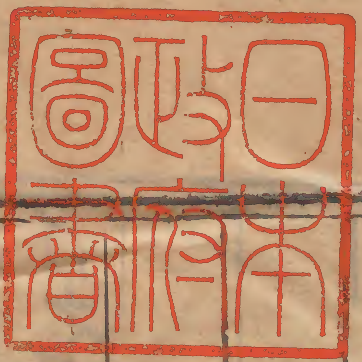
噬無厭賣獄鬻官溪壑難滿重以名將貽禍忠
臣顯戮始見浸溺之萌俄觀土崩之勢周武因
機遂混區夏悲夫蓋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自
然之理矣

鄭文貞公魏徵摠而論之曰神武以雄傑之姿
始基霸業文襄以英明之畧伐叛柔遠于時喪
君有君師出以律河陰之役摧宇文如反掌滌
陽之戰掃侯景如拉枯故能氣懾西鄰威加南
服王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宣因累世之資膺樂
推之會地居當麗遂遷魏鼎懷譎詭非常之才
運屈竒不測之智網羅俊乂明察臨下文武名
臣盡其力用親戎出塞命將臨江定單于於龍
城納長君於梁國外內充實疆場無警胡騎息
其南侵秦人不敢東顧旣而荒淫敗德罔念作
狂爲善未能亡身餘殃足以傳後得以壽終幸
也胤嗣不永宜哉孝昭地逼身危逆取順守外
敷文教內蘊雄圖將以牢籠區域奄一函夏享
齡不永勩用無成若或天假之年足使秦吳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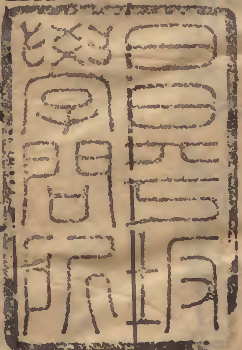
食武成即位雅道陵遲昭襄之風灌焉已墜洎乎後主外內崩離衆潰於平陽身禽於青土天道深遠或未易談吉凶由人抑可揚擢觀夫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苞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衆寡校帑藏之虛實折衝千里之將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劣無等級以寄言然其太行長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晉之險不移也帑藏輸稅之賦未虧也士庶甲兵之衆不缺也然而前主用之而有餘後主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之御時也沐雨櫛風拯其溺而救其焚信賞必罰安而利之既與其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主則不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已彫墻峻宇甘酒嗜音酈肆遍於宮園禽色荒於外內俾晝作夜罔水行舟所欲必成所求必得既不軌不物又暗於聽受忠信不聞萋斐必入視人如草芥從惡如順流佞閹處當軸之權婢媼擅迴天之力賣官鬻獄亂政淫刑剝

割被於忠良祿位加於犬馬讒邪竝進法令多
聞持瓢者非止百人搖樹者不唯一手於是土
崩瓦解衆叛親離顧瞻周道咸有西歸之志方
更勝其宮觀窮極荒淫謂黔首之可誣指白日
以自保馳倒戈之旅抗前歌之師五世崇基一
舉而滅豈非鑄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
力歟抑又問之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天時不如
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齊自河清之後逮于武平
之末土木之功不息嬪御之選無已征稅盡人
力殫物產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贍其欲所謂
火旣熾矣更負薪以足之數旣窮矣又爲惡以
促之欲求大厦不燔延期過曆不亦難乎由此
言之齊氏之敗亡蓋亦由人匪唯天道也





紀第八



甲寅五月二十三日見

林学七

北齊書八

